孟子正義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譔集

孟子曰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注】失其民之心則天下畔之簞食壺漿以迎武王之師是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注】欲得民心聚其所欲而與之爾近也勿施行其所惡使民近則民心可得矣【疏】注欲得至與之○正義曰聚之義有二禮記曲禮注云聚猶共也國語晉語云聚居異情注云聚共也所欲與之聚之即所欲與之共之也左傳顏涿聚說苑正諫篇作燭趨是聚與趨通易萃卦彖傳云聚以正也釋文云荀本

作取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取趣也趣亦即趨是聚與趨趣取通趙氏言聚其所欲而與之即是趣其所欲而與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家大人曰與猶爲也爲字讀去聲所欲與之聚之言之所欲則爲民聚之也楚策曰吾與子出兵矣言吾爲子出兵也漢書高帝紀漢王爲義帝發喪漢紀爲作與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宋以來儒者舉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則名之曰人欲故終其身見欲之難制其所謂存理空有理之名究不過絕情欲之感耳何以能絕天下必無有舍生養之道而得存者凡事爲皆有於欲無欲則無爲矣有欲而後有爲有爲而歸於至當不可易之謂理無欲無爲又焉有理老莊釋氏生於無欲無爲故不言理聖人務在有欲有爲之咸得理是故君子亦無私而已矣不貴無欲君子使欲出於正不出於邪不必無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於是讒說誣辭反得刻議君子而罪之此理欲之辨使君子無完行者爲禍如是也以無欲然後君子而小人之爲小人也依然行其貪邪獨執此以爲君子者謂不出於理則出於欲不出於欲則出於理其言理也如有物焉得於天而具於心於是

未有不以意見為理之君子且自信不出於欲則曰心無愧怍夫古人所以不愧不怍者豈此之謂乎不悟意見多偏之不可以理名而持之必堅意見所非則謂其人自絕於理此理欲之辨適成忍而殘殺之具為禍又如是也夫堯舜之憂四海困窮文王之視民如傷何一非為民謀其人欲之事惟順而導之使歸於善今既截然分理欲為二治己以不出於欲為理治人亦必以不出於欲為理舉凡民之飢寒愁怨飲食男女常情隱曲之感咸視為人欲之甚輕者矣輕其所輕乃吾重天理也公義也言雖美而用之治人則禍其人至於下以欺偽應乎上則曰人之不善胡弗思理人體民之情遂民之欲不待告以天理公義而人易免於罪戾者之有道也孟子於民之放辟邪侈無不為以陷於罪猶曰是罔民也又曰救死而恐不贍奚暇治禮義哉古之言理也就人之情欲求之使無疵之為理今之言理也離人之情欲求之使之忍而不顧之為理此理欲之辨適以窮天下之人盡轉移為欺偽之人為禍何可勝言也其所謂欲乃帝王之所盡心於民其所謂理非古聖賢之所謂理蓋雜乎老釋之言以為言是以弊至此也然宋以

來儒者皆力破老釋不自知雜襲其言而一一傳合於經遂曰六經孔孟之言其惑人也易而破之也難數百年於茲矣人心所知皆彼之言不復知其異於六經孔孟之言矣世又以躬行實踐之儒信焉不疑夫楊墨老釋皆躬行實踐勸善懲惡救人心贊治化天下尊而信之帝王因尊而信之者也孟子韓子闢之於前聞孟子韓子之言人始知其與聖人異而究不知其所以異至宋以來儒者之言人咸曰是與聖人同也辯之是欲立異也此如嬰兒中路失其父母他人子之而爲其父母既長不復能知他人之非其父母雖告以親父母而決爲非也而怒其告者故曰破之也難。注爾近至得矣。正義曰爾與邇通儀禮燕禮有鄉爾鄉特牲饋食禮祝命爾敦爾字皆訓近皆爲邇也趙氏依溫故錄云讀爾也自爲句

民之歸仁也猶水之就下獸之走壙也故爲淵敺魚者獺也爲叢敺爵者鸇也爲湯武敺民者桀與紂也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則諸侯皆爲之敺矣雖欲無王

不可得矣【注】民之思明君猶水樂埤下獸樂壙野毆之則歸其所樂獺猨也鸇土鸇也故云諸侯好爲仁者毆民若此也湯武行之矣如有則之者雖欲不王不可得也【疏】注民之至所樂○正義曰埤與卑通亦作庳國語周語云晉侯執玉卑注云卑下也說文土部云壙塹穴也一曰大也其訓大者通於曠毛詩小雅何草不黃篇率彼曠野傳云曠空也昭公元年左傳云居於曠林賈注云曠大也野空闊故大大卽廣也故字亦通於廣趙氏以壙野釋之讀壙爲曠也說文馬部云驅驅馬也从馬區聲毆古文驅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支者小擊也今之扑字鞭箠策所以施於馬而驅之也故古文从支引申爲凡駕馭追逐之稱周禮以靈鼓毆之以炮土之鼓毆之孟子爲淵毆魚爲叢毆爵爲湯武毆民皆用古文其實皆可作驅與殳部之毆義別○注獺猨也○正義曰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說文獱獺屬也或從賓作獱又云獺如小狗水居食魚李善羽獵賦注引郭

璞三倉解詁云獱似狐青色居水中食魚呂氏春秋孟春紀獺祭魚高誘注云獺獱水禽也取鯉魚置水邊四面陳之世謂之祭魚淮南子兵略訓畜池魚者必去猵獺爲其害魚也故鹽鐵論輕重篇云水有猵獺而池魚勞御覽引博物志云獱頭如馬腰以下似蝙蝠毛似獺大可五六十斤名醫別錄陶注亦云獺有兩種獱獺形大頭如馬身似蝙蝠則獱乃獺之大者而顏師古注漢書揚雄傳以獱爲小獺非也○注鸇土鸇也○正義曰爾雅釋鳥云晨風鸇注云鷂屬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鸇爲鷹類有生於土窟者故亦謂之土鸇詩疏引陸璣疏云鸇似鷂青黃色燕喙嚮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注諸侯至得也○正義曰好爲仁者當作爲好仁者若此此指獺鸇趙氏讀有好仁者則爲句言湯武好仁桀紂爲之敺民使歸之今天下之君有好仁者以湯武爲法則今之諸侯皆爲之敺民亦如桀紂爲湯武敺民矣

今之欲王者猶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也苟爲不畜終身不得苟不志於仁終身憂辱以陷於死亡【注】

今之諸侯欲行王道而不積其德如至七年病而鄉求三年時艾當畜之乃可得以三年時不畜藏之至七年而欲卒求之何可得乎艾可以爲灸人病乾久益善故以爲喻志仁者亦久行之不行之則憂辱以陷死亡桀紂是也

疏 注艾可至益善○正義曰毛詩王風彼采艾兮傳云艾所以療疾名醫別錄云艾葉味苦微溫主灸百病一名冰臺一名醫草阮氏元挍勘記云灸音久亦音究孫氏不爲音俗譌作灸說文火部云灸灼也从火久聲○注以三年不畜藏之○正義曰趙氏解爲爲何爲奚爲之爲爲爲猶以也故云以三年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爲猶使也亦假設之詞也孟子離婁篇苟爲不畜又苟爲無本告子篇曰苟爲不熟皆言苟使也

詩云其何能淑載胥及溺此之謂也**注**詩大雅桑柔之篇淑善也載辭也胥相也

刺時君臣何能爲善乎但相與爲沈溺之道也疏注詩大至道也○正義曰詩在大雅桑柔第五章箋云淑善胥相及與也女若云其於政事何能善乎則女君臣皆相與陷溺於禍難孔氏正義云王肅以爲如今之政其何能善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趙氏與王肅同

章指言水性趨下民樂歸仁桀紂之敺使就其君三年之艾畜而可得一時欲仁猶將沈溺所以明鑒戒也疏猶得沈溺○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沈依說文當作湛沈假借字沉俗字

孟子曰自暴者不可與有言也自棄者不可與有爲也言非禮義謂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謂之自棄也注言人尙自暴自棄何可與有言有爲仁人之

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注】曠空舍縱哀傷也弗由居是者是可哀傷哉【疏】注曠空至傷哉○正義曰論衡藝增篇云曠空也呂氏春秋無義篇云則無曠事矣高誘注云曠廢也文選西京賦云矢不虛舍薛綜注云舍放也放即縱也廣雅釋詁舍縱並訓置則舍亦縱也說文口部云哀閔也國策秦策云天下莫不傷注云傷愍也愍即閔也

章指言曠仁舍義自暴棄之道也【疏】曠仁至道也○正義曰前言不能居仁由義是自棄則曠弗居舍弗由承上仁義而言乃自謂不能而曠之舍之與非之以爲不足居不足由而曠之舍之同一曠仁舍義也故兼暴棄言之或說下二節專指自棄者以自暴者已不可與之言也

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之難人人親其

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注】邇近也道在近而患人求之遠也事在易而苦人求之難也謂不親其親不事其長故其事遠而難也【疏】道在至天下平○正義曰自首章言平治天下必因先王之道行先王之法反復申明歸之於居仁由義何為仁親親是也何為義敬長是也道即平天下之道也事即平天下之事也指之以在邇在易要之以其親其長親其親則不致於無父長其長則不致於無君堯舜之道孝弟而已其為人也孝弟犯上作亂未之有也舍此而高談心性辨別理欲所謂求諸遠求諸難也或說道可致而不可求求便非易簡之道蓋讀遠字難字為句謂道在邇不必他求也若求諸則遠矣事在易不必他求也若求之則難矣邇攷文古本作爾

章指言親親敬長近取諸己則邇而易也

孟子曰居下位而不獲於上民不可得而治也獲於上

有道不信於友弗獲於上矣信於友有道事親弗悅弗信於友矣悅親有道反身不誠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注】言人求上之意先從已始本之於心心不正而得人意者未之有也【疏】居下位至身矣○正義曰禮記中庸篇與此同鄭氏注云獲得也言臣不得於君則不得居位治民言知善之爲善乃能行誠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誠實也據中庸言之所實者知仁勇也實之者仁也義也禮也由血氣心知而語於智仁勇非血氣心知之外別有智有仁有勇以予之也就人倫日用而語於仁語於禮義舍人倫日用無所謂仁所謂義所謂禮也血氣心知者分於陰陽五行而成性者也故曰天命之謂性人倫日用皆血氣心知所有事故曰率性之謂道全乎知仁勇者其於人倫日用行之而天下覩其仁覩其禮義善無以加焉自誠明者也學以講明人倫日用務求盡夫仁盡夫禮義則其智仁勇所至將日

增益以於聖人之德之盛自明誠者也質言之曰人
倫日用精言之曰仁曰義曰禮所謂明善明此者也
所謂誠身誠此者也質言之曰血氣心知精言之曰
智曰仁曰勇所謂致曲致此者也所謂有誠有此者
也言乎其盡道莫大乎仁而兼及義兼及禮言乎其
能盡道莫大於智而兼及仁兼及勇是故善之端不
可勝數舉仁義禮三者而善備矣德性之美不可勝
數舉智仁勇三者而德備矣曰善曰德盡其實之謂
誠

是故誠者天之道也思誠者人之道也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不誠未有能動者也

【注】授人誠善之性者天也故曰天道思行其誠以奉天者人道也至誠則動金石不誠以鳥獸不可親狎故曰未有能動者也

【疏】誠者至動者也○正義曰禮記中庸云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注云言誠者天性也誠之者學而誠之者也趙氏佑溫故錄云中庸言誠之者而下詳其目故以慎思為誠之之一事乃就

所學所問而次第及之然後進以明辨篤行孟子渾括其辭獨揭一思字加本句上則統所知所行而歸重言之明示人以反求諸身爲誠身之要惟思故能擇善惟思故能固執君子無往而不致其思無思而不要於誠故曰君子有九思曰思不出其位孟子嘗警人之非思而教以思則得之先立乎大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誠者實有而已矣天實有此天也地實有此地也人實有此人也人有性性有仁義禮智之德無非實有者也故曰性善也者實有此善焉者也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死乃無此人未死則實有此人實有此性實有此性之善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者能實有此性之善故曰誠之者誠之者自明誠者也能自明誠實有此能也能由教入實有此能也故曰自誠明謂之教雖不謂之性非不實有此性也如不實有此性則自誠明者天下一人而已矣有誠者無誠之者雖有教無益也惟人皆實有此性故人人能擇善固執以誠之而實有此教矣非實有此人之氣質亦安能實有此性之善乎若夫未死先已未終先終不誠矣惟不實有故曰無物是不誠之者也非不能誠之也是故不空之謂實不無

之謂有指指物而言而二氏空之無之是已無物矣此不必與辨者也今乃指其所謂空與無者而曰雖空而實實雖無而實有此釋氏所謂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其語不反覺精妙邪從空無下轉出實有異乎吾學從物上致力焉者也謹按由悅親而信友由信友而獲上由獲上而治民皆人倫日用之常也必反身而歸之於誠其反身而誠也必歸之以明善蓋伏義之前未有人倫不知有善何以有誠乃天既授人以善性此誠者天之道也人性既誠有此善則自能明故先覺者自誠而明因以覺人而人亦無不自誠而明然未明思其不明既明矣又思其不誠故莫不知親之當悅也友之當信也上之當獲而民之當治也亦莫不曰吾能悅親也吾能信友也吾能獲上乎而治乎民也乃民不治上不獲友不信親不悅此非不明之故而不誠之故不誠者非天不以誠授我也是我未嘗思也是以孟子既由誠身而歸重於明善又由明善而申言思誠既明矣又思其誠誠身乃能悅親信友獲上治民所謂動也悅親而親悅信友而友信事上而上獲治民而民治至誠而動物也不誠則悅親而親不悅信友而友不信事上而上不獲治

民而民不治所謂未有能動者也惟天實授我以善
而我乃能明亦惟我實有此善而物乃可動誠則明
明生於天道之誠明則誠又生於人道之思誠人爲
能思誠由其明也人能明由其誠也惟天下至誠爲
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
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
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此自誠明謂
之性也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
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惟天下至誠爲能化自明誠
謂之教也曲者明而不誠也未明之先則自誠而明
以盡其性既明之後則自明而誠以致其曲致曲之
功仍在於明蓋雖明而仍未明所以曲也何也明於
悅親而未明誠於悅親也明於信友而未明誠於信
友也明於事上治下未明誠於事上誠於治下也故
誠其身仍必明其善矣孟子此章括中庸之旨而言
之○注至誠至親狎○正義曰此本列子黃帝篇爲
說動金石者有一人從石壁中出子夏言游金石蹈
水火皆可是也鳥獸不可親狎者海上漚鳥舞而不
下是也張湛注云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
未能利害兩忘猜忌兼消然輕羣異類亦無所多怪

又云誠心無二者則處水火而不燋溺涉木石而不悸駭觸鋒刃而無傷殘履危險而無顛墜萬物靡逆其心入獸不亂群韓詩外傳云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爲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石也因復射之矢躍無迹熊渠子見其誠心而金石爲之開呂氏春秋精通篇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歎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諭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又具備篇云誠有誠乃合於情精有精乃通於天木石之性皆可動也又況於有血氣者乎故凡說與治之務莫若誠

章指言事上得君乃可臨民信友悅親本在於身是以曾子三省大雅矜矜以誠爲貴也【疏】曾子三省大雅矜矜○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是章歸重誠身故趙氏特引三省證之下二句乃申贊之辭詩序云雅者正也雅詩皆正人君子所作張揖謂小雅之材七十二人大雅之材三十二人是也因借言凡有美德

者皆稱大雅史記孟子傳不能尙德若大雅文選西都賦大雅宏達李善注云大雅謂有大雅之才者詩有大雅故以立稱漢書贊云夫惟大雅旣明且哲以保其身趙氏於盆成括章亦言大雅先人文文選韋孟諷諫詩矜矜元王李善注引孔安國尙書傳曰矜矜戒懼則邠趙意謂雅德君子常自恐懼脩省必以誠身爲貴也班固幽通賦蓋惴惴之臨深兮乃二雅之所祗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伯夷讓國遭紂之世辟之隱遁北海之濱聞文王起興王道盍歸乎來歸周也

疏伯夷至老者○正義曰史記周本紀云伯夷叔齊在孤竹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閎夭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此伯夷歸文王之事也王氏引之經傳釋詞云來句末語助也孟子盍歸乎來莊子人閒世篇嘗以語我來又子其有以語我來來字皆語助○注聞文王起興王道○正義曰

毛氏奇齡四書賸言云趙注聞文王作興以興字句離騷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王逸注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則正引孟子文而以興字句者翟氏灝考異云毛詩酌篇正義孟子說伯夷居北海之濱太公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而歸之中論亡國篇昔伊尹在田畝之中聞成湯作興而自夏如商太公避紂之惡居於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亦自商如周毛西河之說良是離騷章句外更有詩疏中論可證又子華子北宮子仕篇王者作興將以翟滌用此作興二字子華子雖似後人擬托然猶唐以前書亦可備一證也

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注**太公呂望也亦辟紂世隱居東海曰聞西伯養老二人皆老矣往歸文王也**疏**太公至老者○正義曰史記齊太公世家云呂尚蓋嘗窮困年老矣以漁釣奸周西伯西伯獵遇太公於渭之陽載與俱歸立爲師或曰太公博聞嘗事紂紂無道去之游說諸侯無所遇而卒西

歸周西伯或曰呂尙處士隱海濱周西伯拘羑里散宜生閎夭素知而招呂尙呂尙亦曰吾聞西伯賢又善養老盍往焉史記列三說是當以孟子爲斷陶潛聖賢羣輔錄引尙書大傳云太公避紂居東海之濱皆率其屬曰盍歸乎吾聞西伯昌善養老此二人者盍天下之大老也往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王楙野客叢書云淵明引此謂出尙書大傳知孟子引逸書之辭○注太公至東海○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續云齊世家太公望呂尙者東海上人注未悉後漢琅邪國海曲縣劉昭引博物記注云太公呂望所出今有東呂鄉又釣於棘津其澣今存又於清河國廣川縣棘津城辨其當在琅邪海曲此城殊非余謂海曲故城通典稱在莒縣東則當日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即是其家漢崔瑗晉盧無忌立齊太公碑以爲汲縣人者誤伯夷孤竹國之世子也前漢遼西郡令支縣有孤竹城括地志孤竹古城在盧龍縣南十二里余謂今永平府治河入海從右碣石正古之北海在今昌黎縣西北亦是當日避紂處去其國都不遠通志以居北海爲濰縣者亦誤

二老者天下之大老

也而歸之是天下之父歸之也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注】此二老猶天下之父也其餘皆天下之子耳子當隨父二父往矣子將安如言皆將往也【疏】注子云將安如○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如往也廣雅釋詁云歸往也韓本將往作歸往閩監毛三本同諸侯有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內必爲政於天下矣【注】今之諸侯如有能行文王之政者七年之間必足以爲政矣天以七紀故七年文王時難故久衰周時易故速也上章言大國五年者大國地廣人衆易以行善故五年足以治也【疏】注天以七紀○正義曰昭公十年左傳鄭裨竈云天以七紀注云二十八宿而七按白虎通嫁娶篇云七歲之陽也又云陽數七說文云七陽之正也如日月五星爲七故周

髀算經以日月運行之圓周爲七衡易復卦彖傳云七日來復天行也國語周語云自鶉及駟七列南北之揆北同韋昭注云鶉火之分張十六度駟天駟房五度歲月之所在從張至房七列合七宿謂張翼軫角亢氐房也歲在鶉火五辰星在天黿子鶉火周分野天黿及辰星周所出自午至子其度七同皆以七紀數也不獨二十八宿而七而已乃尚書洛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馬融注云周公攝政七年天下太平鄭氏注云文王得赤雀武王俯取白魚受命皆七年文武受命七年而崩周公不敢過其數也此言行文王之政故以七年言之周公成文武之德七年而天下太平諸侯效法文王是可爲證遠徵天紀或近迂矣

章指言養老尊賢國之上務文王勤之二老遠至父來子從天之順道七年爲政以勉諸侯欲使庶幾於行善也

孟子曰求也爲季氏宰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注】求孔子弟子冉求季氏魯卿季康子宰家臣小子弟子也孔子以冉求不能改季氏使從善爲之多斂賦粟故欲使弟子鳴鼓以聲其罪而攻伐責讓之曰求非我徒疾之也【疏】注求孔子至疾之也○正義曰論語先進篇云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爲之聚斂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集解孔曰冉求爲季氏宰爲之急賦稅也鄭曰小子門人也鳴鼓聲其罪以責之也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季氏欲以田賦使冉有訪諸仲尼仲尼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爲國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且子季孫若

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訪焉弗
聽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賦用田賦自是季氏孔子
直責冉有謂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斥爲非吾徒
孟子言無能改於其德而賦粟倍他日賦粟倍他日
即指季氏用田賦緣冉有爲其宰不能改之使從善
則季氏賦粟倍他日即爲冉有爲之聚斂而附益之
皇侃論語義疏引繆協云季氏不能納諫故求也莫
能匡救致譏於求所以深疾季也是也邢昺疏以爲
冉子聚斂財物失之矣季孫斯以哀公三年卒康子
即位用田賦時正康子爲政故知季氏爲季康子也
杜預注左傳用田賦云邱賦之法因其田財通出馬
一匹牛三頭今欲別其田及家財各爲一賦故言田
賦孔氏正義云司馬法四邱爲甸有馬四匹牛十二
頭是爲革車一乘今用田賦賈逵以爲欲令一井之
間出一邱之稅井別出馬一匹牛三頭如此則一邱
之內有一十六井其出馬牛乃多於常一十六倍杜
以如此則非民所能給故改之舊制邱賦一馬三牛
今別其田及家資各爲一賦計一邱民之家資令出
一馬三牛田之所收更出一馬三牛是倍於常也說
文攴部云攻擊也人部云伐擊也是攻即伐也莊公

二十九年左傳云凡師有鐘鼓曰伐釋例云鳴鐘鼓以聲其過曰伐經言鳴鼓而攻故趙氏以攻伐釋之乃係假借用兵之鳴鼓而攻其實孔子言攻但為責讓故又以責讓釋之論衡順鼓篇云攻者責也責讓之也周禮春官大祝五曰攻六曰說注云攻說則以辭責之是也由此觀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棄於孔子者也況於為之強戰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況於爭城爭地而殺人滿之乎此若率土地使食人肉也言其罪大死刑不足以容之【疏】注孔子棄富不仁之君者○正義曰不仁之君解君不行仁政富不仁之君解而富之謂富此不行仁政之君也趙氏於經文每顛倒解之荀子王制篇云不安職則弃弃即棄也卽移之郊移之遂屛之遠方之意也故善戰者服上

刑連諸侯者次之辟草萊任土地者次之注孟子言天道重生戰者殺人故使善戰者服上刑上刑重刑也連諸侯合從者也罪次善戰者辟草任土不務修德而富國者罪次合從連橫之人也疏注孟子天道重生○正義曰韓非子解老篇云凡兵革者所以備害也重生者雖入軍無忿爭之心又云體天地之道故曰無死地焉動無死地而謂之善攝生矣愛子者慈於子重生者慈於身春秋繁露王道通云仁之美者在於天天仁也天覆育萬物既化而生之有養而成之事功無已終而復始又云陽氣生而陰氣殺是故陽常居實位而行於盛陰常居空位而行於末天之好仁而近惡戾之變而遠大德而小刑之意也又煖燠孰多篇云天之道出陽為煖以生之以陰為清以成之是故非薰也不能有育非溧也不能有孰自正月至於十月而天之功畢計其間陰與陽各居幾何薰與溧其日孰多距物之初生至其畢成露與霜其下孰倍故

從中春至於秋氣溫柔和調及季秋九月陰乃始多於陽天於是時出凓下霜出凓下霜而天降物固已皆成矣功已畢成之後陰乃大出天之成功也少陰與而太陰不與少陰在內而太陰在外故霜加物而雪加於空空者宜地而已不逮物也此天道重生之說也○注上刑重刑也○正義曰方言云上重也尚書呂刑云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某氏傳云重刑有可以虧減則之輕服下罪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幷數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服治也下服減等也上服加等也本在上刑之科而情適輕則減一等治之本在下刑之科而情適重則加一等治之按重刑死刑也上言罪不容於死則上刑不得適輕服上刑則不減等下服也合從蘇秦是也連橫張儀是也辟草萊任土地商鞅等是也井田之法有萊田有一易再易之田有阡陌徑遂皆開墾是爲辟草萊呂氏春秋有任地篇乃講耕耨蓄藏之術專以富國爲事則不務修德善戰者兵家也連諸侯從橫家也辟草任土農家也阮氏元挍勘記云廖本作碎草任上孔本衛本作碎草任地按音義出任土則作任地非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連諸侯是封建之將盡

也辟草萊任土地是井田之將盡也陳組綬燃犀解云連諸侯而使之戰闢草萊任土地而助之戰均非身親爲戰者姑次之

章指言聚斂富君棄於孔子冉求行之同門鳴鼓以戰殺民土食人肉罪不容死以爲大戮重人命之民也疏聚斂富君○正義曰韓本孔本作富民非○以爲大戮○正義曰宣公十二年左傳云古者明王伐不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爲大戮○重人命之至也○正義曰漢書蕭望之傳云獄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亡所褒

孟子曰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眸子不能掩其惡注眸子目瞳子也存人存在人之善惡也疏注眸子至惡也○正義曰荀子非相篇堯舜參牟子注云牟與眸同說文目部云盲目無牟子矑盧童子也睞目童子不正也牟童

皆不从目劉熙釋名釋形體云瞳子瞳重也膚幕相裹重也子小稱也主謂其精明者也或曰眸子眸冒也相裹冒也荀子大略篇云眸而見之也注云眸謂以眸子審視之也廣雅釋親云珠子謂之眸蓋亦有从目者爾雅釋訓云存存在也說文土部云在存也禮記文王世子云必在視寒煖之節注云在察也趙氏以在釋存而云存在人之善惡章指云存而察之蓋以存爲在即以在爲察謂察人之善惡也

胷中正則眸子瞭焉胷中不正則眸子眊焉注瞭明也眊者蒙蒙目不明之貌疏注瞭明至之貌○正義曰周禮春官眡瞭注云瞭目明者說文目部云眊目少精也目少精即是不明劉熙釋名釋天云蒙蒙日光不明蒙蒙然也廣雅釋訓云蒙蒙暗也眊蒙一音之轉故趙氏以眊之不明猶目之蒙蒙也翟氏灝攷異云論衡本性篇孟子相人以眸子焉心清而眸子瞭心濁而眸子眊又佚文篇同白氏六帖述孟子曰人之善不善在其目其心正則童子瞭然其心不正則童子眊然大戴記曾子立事篇同者心之浮也言者事之指也作於中則播於外

矣故曰以其見者占其隱者蓋孟子此章所本故既詳言眸子下復兼聽言言之聽其言也觀其眸子人焉廋哉注廋匿也聽言察目言正視端人情可見安可匿哉疏注廋匿也○正義曰論語為政篇云人焉廋哉集解引孔曰廋匿也方言云廋隱也故趙氏以匿釋廋章指又以不隱釋之

章指言目為神候精之所在存而察之善惡不隱知人之道斯為審矣疏目為神候精之所在○正義曰白虎通性情篇云肝木之精也萬物始生故肝象木色青而有枝葉目為之候此神候猶云精候耳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精與睛通目珠子也魏志管輅曰吾目中無守精晉書顧愷之每畫人或數年不點眼精是也按精即謂肝木之精目既為肝木之精之候則精神即在此目矣上言神下言精正是一事大戴記曾子天圓云陽之精氣曰神是也不必為目珠之睛所假借

孟子曰恭者不侮人儉者不奪人侮奪人之君惟恐不順焉惡得爲恭儉注爲恭敬者不侮慢人爲廉儉者不奪取人有好侮奪人之君有貪陵之性恐人不順從其所欲安得爲恭儉之行也疏注爲恭至取人○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恭敬也呂氏春秋過合篇是侮也高誘注云侮慢也淮南子原道訓云不以廉爲悲高誘注云廉猶儉也劉熙釋名釋言語云廉斂也自檢斂也賈子道術篇云廣較自斂謂之儉說文又部云奪手持隹失之也支部云敓彊取也周書曰敓攘矯虔奪取當作敓經典通作奪奪爲手持隹鳥失之即脫去之脫也奪乃敓之假借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注恭儉之人儼然無欲自取其名豈可以和聲諂笑之貌彊爲之哉疏注恭儉至爲之哉○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儼敬也禮記曲禮云毋不敬儼若思論語子張篇云望之

儼然儼儼然然即儼若謂恭敬也無欲謂廉儉也論語憲問篇云公綽之不欲說文欠部云欲貪欲也不貪欲故爲廉也儼儼然而恭無欲而儉恭儉之名以儼然無欲取之故云自取其名賈子六術篇云是故五聲宮商角徵羽唱和相應而調和調和而成理謂之音白虎通禮樂篇云音者飲也言其剛柔清濁和而相飲也趙氏以和聲釋聲音謂聲而音言其和也貌說文作皃云皃頌儀也从人白象人面形君子樂然後笑貌則笑見於面故趙氏以諂笑之貌釋之趙氏前注諂笑云强笑也

章指言人君恭儉率下移風人臣恭儉明其廉忠侮奪之惡何由干之而錯其心

疏 人臣恭儉明其廉忠○正義曰孟子言侮奪人之君趙氏推及人臣蓋孟子指當世諸侯在兩秉則宰輔皆是也趙氏習見當時張禹胡廣之流故及此耳史記魯世家君子曰季文子廉忠矣

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親禮與 注 淳于髡齊人也問禮

男女不相親授

疏注淳于髡齊人也○正義曰戰國策齊策云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於宣王又齊欲伐魏淳于髡止之史記孟荀列傳云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強記學無所主其諫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云云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又云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爲開第康莊之衢滑稽傳云淳于髡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時淳于髡說之以隱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然則髡在齊仕威宣兩朝又仕於梁惠王者也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孟子與淳于髡問答僅兩章後章是去齊之後不待言前章似相值於梁惠王朝何則魏世家明云卑禮厚幣以招賢者鄒衍淳于髡孟軻皆至梁孟子素不見諸侯祇因惠王延禮始至其國又未嘗仕與有孔子循道彌久溫溫無所試之象髡故發問夫子何不援天下不然于齊則仕矣髡將譏其援之無效與

或力不能援詎肯作是語千載而下殆可以情測哉周氏廣業孟子出處時地攷云淳于髡見史記滑稽傳威王八年使之趙請救兵至與孟子相見年當耆老而稱孟子爲夫子自稱曰髡知年相若也○注問禮男女不相親授○正義曰禮記曲禮云男女不雜坐不同椸枷不同巾櫛不親授坊記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注云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

孟子曰禮也【注】禮不親授

曰嫂溺則援之以手乎【注】髡曰見嫂溺水則當以手牽援之不耶【疏】注則當以手牽援之○正義曰禮記中庸篇不援上注云援謂牽持之也

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注】孟子曰人見嫂溺不援出是爲豺狼之心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注】孟子告髡曰此權也權者反經而

善也【疏】注權者反經而善也○正義曰桓公十一年公羊傳云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疏云權之設所以扶危濟溺舍死亡無所設也若使君父臨溺河井甯不執其髮乎是其義也論語子罕篇云可與立未可與權唐棣之華偏其反而注云賦此詩以言權道反而後至於大順也說者疑於經不可反夫經者法也制而用之謂之法法久不變則弊生故反其法以通之不變則不善故反而後有善不變則道不順故反而後至於大順如反寒爲暑反暑爲寒日月運行一寒一暑四時乃爲順行恒寒恒燠則爲咎徵禮減而不進則消樂盈而不反則放禮有報而樂有反此反經所以爲權也

曰今天下溺矣夫子之不援何也【注】髠曰今天下之道溺矣夫子何不援之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嫂溺援之以手子欲手援天下乎【注】孟子曰當以道援天下而道

不得行子欲使我以手援天下乎 疏 天下溺至天下乎○正義曰此孟子論權與道合之義也權者變而通之之謂也變而適之所謂反復其道也孟子時儀衍之流以順為正突梯滑稽如脂如韋相習成風此髡之所謂權也孟子不枉道以見諸侯正所以挽回世道矯正人心此即孟子援天下之權也髡以枉道隨俗為權孟子以道濟天下為權髡譏孟子不枉道是不以權援天下不知孟子之不枉道正是以權援天下權外無道道外無權聖賢之道即聖賢之權也髡不知道亦不知權矣

章指言權時之義嫂溺援手君子大行拯世以道道之指也

公孫丑曰君子之不教子何也 注 問父子不親教何也

疏 君子之不教子○正義曰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古人文字簡須讀者會其意所指如君子之不教

子子謂不肖子也猶左傳叔向曰肸又無子子謂賢子也不然當曰楊食我見存觀孟子直承曰勢不行也則知丑所問原非爲周公之於伯禽孔子之於伯魚一輩子言矣孟子曰勢不行也教者必以正以正不行繼之以怒繼之以怒則反夷矣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則是父子相夷也父子相夷則惡矣注父親教子其勢不行教以正道而不能行則責怒之夷傷也父子相責怒則傷義矣一說曰父子反自相非若夷狄也子之心責其父云夫子教我以正道而夫子之身未必自行正道也執此意則爲反夷矣故曰惡也疏注夷傷也○正義曰易序卦傳云進必有所傷故受之以明夷夷者傷也教之以正迫子進而不行即繼以怒求之太驟也反夷有二解一屬

上讀謂父之教子本望其義非傷之也今繼以怒反是傷之矣一屬下讀父既繼之以怒其子不受而心反誹以報之因父之傷己而反以傷其父下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卽申上反夷之事也趙氏言子之心責其父云云而承之云執此意則爲反夷是以反夷屬其子卽指心責其父云云也樂一說云父子反自相非謂父子本宜有恩而反相非責此解反字有不同故以一說別之父子相責怒解父子相夷則傷義矣解則惡矣惡謂傷義經先言反夷後言相夷趙氏先解相夷後解反夷因反夷有反自相非之一說故倒相夷在前一說以夷爲夷狄則反不得爲報故爲反自相非也莊子應帝王云告我若人者以己出行釋文引司馬注云出行也是未出於正卽未行於正不必形之於口卽此心責而執此意卽爲反以相傷也

古者易子而教之父子之閒不責善責善則離離則不祥莫大焉【注】易子而教不欲自責以善父子主恩離則不祥莫大焉

章指言父子至親相責離恩易子而教相成以仁教之義也

孟子曰事孰為大事親為大守孰為大守身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聞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吾未之聞也【注】事親養親也守身使不陷於不義也失不義則何能事父母乎孰不為事事親事之本也孰不為守守身守之本也【注】先本後末事守乃立也【疏】孰不至本也○正義曰禮記哀公問孔子云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為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又云君子言不過辭動不過則百姓不命而敬恭如是則能敬其身能敬其身則能成其親矣孟子此義蓋本於此言不過辭行不過則則能守

身不陷於不義矣曾子養曾晳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晳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注將徹請所與問曾晳所欲與子孫所愛者也必曰有恐違親意也故曰養志曾元曰無欲以復進曾子也不求親意故曰養口體也事親之道當如曾子之法乃爲至孝也疏將以復進也○正義曰孔氏廣森經學卮言云注云欲以復進曾子也此似不然曾元但不能養志耳何至嗇飲食之費以欺其親遂同下愚所爲且以情揆之既對無餘而復以餘進其父能無疑乎能無怒乎夫曰亡矣者乃實無也曾子之必曰有雖無亦曰有所謂孝子唯巧變故

父母安之者曾元不能但道其質而已此與必曰有對文而不云必曰亡非實有言無明矣蓋將以復進也亦曾元之辭言餘則無矣若嗜之將復作新者以進之爾按孔氏之說是也孟子深於易悉於聖人通變神化之道故此篇首言行先王之道而要之以道揆蓋不獨平天下宜如是也人倫日用均宜如是既明援天下以道道何在通變神化也如父之教子宜以正矣有時而勢不行則宜變通使易子而教子之事親宜其養矣有時而問有餘則宜變通使必曰有以養志父子之間且宜如是何在而可不揆以道乎於父之教子也曰夫子未出於正於子之事親也曰守身爲大不失其身則出於正未出於正則失其身父當如是以教其子子當如是以事其父又兩章互發明者也

章指言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言之欲令後人則曾子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

心之非【注】適過也詩云室人交徧適我間非格正也時皆小人居位不足過責也政教不足復非訧獨得大人爲輔臣乃能正君之非法度也【疏】政不足間○正義曰諸本作政不足與間也音義出足間二字則趙氏本無與字○注適過至度也○正義曰毛詩邶風北門作室人交徧讁我傳云讁責也讁與適通方言云讁過也南楚以南凡相非議人謂之讁商頌殷武勿予禍適箋云適過也列子力命篇云不相讁發釋文云讁謂責其過也小爾雅廣言方言皆云間非也方言云格正也僖公二十六年穀梁傳云人微者也莊公十七年穀梁傳云人者衆辭也下言大人上言人不足間則人兼微衆二義故云時皆小人居位小之言微也皆之言衆也文選盧子諒贈劉琨詩注引韓詩章句云尤非也訧與尤通故趙氏以非釋間又以訧釋非或作非說誤也上二章言父子此章言君臣父之教子必先自出於正子之事父必先不失其身君之定國必先正其心之非而臣之輔君必先自居於正大

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臣之身無不正以是輔君而君心之非自格君無不正而國自安定然則臣之德未至於大人而徒見居位者皆小人而過責之徒見政事之未善而非譏之不自覺其未正而刺刺焉言君之不正其非忤抵觸不相激而成禍不止卒之人相傾軋政益非逆猶自以為直為忠而予君以非是未讀孟子者也顧非在君心而能格之既未嘗過責其所用之人又未嘗非譏其所行之政而曰能格則是格也用非以言格之非以貌格之即以自修其身成大人故能格之也然則未能格君心之非者亦自反己未為大人可耳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注】正君之身一國定矣欲使大人正之【疏】君仁至定矣○正義曰何為正仁義為己何以為大人居仁由義而已

章指言小人為政不足間非賢臣正君使握道機君

正國定下不邪佞將何問也

孟子曰有不虞之譽有求全之毀【注】虞度也言人之行有不度其將有名譽而得者若尾生本與婦人期於梁下不度水之卒至遂至沒溺而獲守信之譽求全之毀若陳不瞻將赴君難聞金鼓之聲失氣而死可謂欲求全其節而反有怯弱之毀者也【疏】注虞度至之譽○正義曰爾雅釋言云虞度也莊子盜跖篇云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釋文云尾生一本作微生戰國策作尾生高高誘以爲魯人○注求全至毀者也○正義曰太平御覽引韓詩外傳云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湌則失哺上車失軾僕曰敵在數百里外今食則失哺上車失軾雖往其有益乎陳不占曰死君義也無勇私也遂驅車至門聞鐘鼓之音戰鬭之聲遂

駭而死君子聞之曰陳不占可謂志士矣無勇而能行義天下鮮矣事亦載新序義勇篇廣雅釋言云占瞻也占與瞻古通襄公二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之難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杜預注謂侍漁爲監取魚之官侍之之言寺也寺之之言司也侍漁卽司漁卽所謂東觀漁者申陳音近申蒯蓋卽陳不占占之爲蒯猶覘之爲窺周秦人姓氏往往記錄有異同以聲音求之尚可彷彿耳

章指言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求全受毁未足懲咎君子正行不由斯二者也【疏】不虞獲譽不可爲戒○正義曰易萃卦象傳云戒不虞襄公三年左傳云不虞之不戒戒猶備也趙氏本此謂此不虞之譽非可豫備致之也

孟子曰人之易其言也無責耳矣【注】人之輕易其言不得失言之咎責也一說人之輕易不肯諫正君者以

其不在言責之位者也【疏】注人之至責也○正義曰

之矣注云易輕易也說文訓責為求求之義不足以

盡故以咎釋之說文人部云咎災也从人从各各者

相違也輕易其言至於相違成災咎

則已晚矣無責之時先當自愼矣

章指言言出於身駟不及舌不惟其責則易之矣

孟子曰人之患在好為人師【注】人之所患患於不知已

未有可師而好為人師者惑也【疏】人之患在好為人

師○正義曰禮記

樂記論倫無患注云患害也章指言不愼則有患則

此患字正與上章責字同易其言則有災咎好為師

則有患害皆深切言之也易其言如趙括韓非凡好

建白相傾軋攻擊者皆是也好為師如楊朱墨翟凡

立宗旨以傳授

聚講者皆是也

章指言君子好謀而成臨事而懼時然後言畏失言

也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不慎則有患矣【疏】君子至言

[illegible]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四句似與
[illegible]不甚合恐有誤似宜在前駟不及舌句下按故
[illegible]二字承上則非有誤蓋趙氏以兩章相貫而言此
好為人師之人即易其言之人皆由於不知臨事而
[illegible]謀而成也蓋未能博學詳說習先聖之道而執
[illegible]端自以為是不顧其成不知其害用之於君父
[illegible]輕易其言以為蹇直不學者依附之又輕易
[illegible]言而[illegible]高談心性傳播宗旨入主出奴各成門戶始
[illegible]風俗人心繼則禍於朝廷軍國而或且曰此
[illegible]此君子則不虞之譽也以上三章相貫趙氏牽
[illegible]之為知言矣○故曰師哉師哉桐子之命○正
義[illegible]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古本桐子注桐讀為
[illegible]義云與童字同按二語出楊子法言學行篇司
[illegible]注桐侗也桐子侗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
[illegible]孔哉本哉並作乎按左傳哀五年齊景公卒五
公[illegible]子爭立萊人歌曰師乎師乎何黨之乎此師字作
眾字與此絕異乎哉
雖同一解語助不可改易

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樂正子見孟子【注】魯人樂正克孟子弟子也從於齊之右師子敖子敖使而之魯樂正子隨之來之齊也孟子在齊樂正子見之也孟子曰子亦來見我乎【注】孟子見其來見遲故云亦來也曰先生何爲出此言也【注】樂正子曰先生何爲非克而出此言曰子來幾日矣【注】孟子問子來幾日乎【疏】子來幾日矣○正義曰下趙氏以昔者爲數日之間數日即幾日是孟子已知樂正子來已幾日此乃實詰之辭曰昔者【注】克曰昔者來至昔者往也謂數日之間也【疏】注昔者至間也○正義曰楚辭離騷云昔三后之純粹兮注云昔往也公孫丑篇昔者辭以疾承上明日出弔言故趙氏解爲昨日此上承幾日則不止昨日故以數日之間解之若昨日來今日

見尚不得爲遲之又久也曰昔者則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注孟子曰昔者來至而今乃來我出此言亦其宜也孟子重愛樂正子欲亟見之思深望重也曰舍館未定注克曰所止舍館未定故不卽來館客舍疏注館客舍○正義曰周禮委人凡軍旅之賓客館焉注云館舍也樂正子雖從子敖之便而來既至齊遂不相依而自投客舍此語亦有意也曰子聞之也舍館定然後求見長者乎注孟子曰子聞見長者之禮當須舍館定乃見之乎曰克有罪注樂正子謝過服罪也

章指言尊師重道敬賢事長人之大綱樂正子好善故孟子譏之責賢者備也疏責賢者備也○正義曰論語微子篇云無求備

於一人求獨責也淮南子氾論訓云君子不責備於一人漢書王嘉傳上疏哀帝云惟陛下留神於擇賢記善忘過容忍臣子勿責以備新唐書太宗紀贊云春秋之法常責備於賢者毛氏奇齡聖門釋非錄云王草堂曰樂正子不絕驩或驩故以禮遇之未可遽絕原非失身趙氏云孟子譏之責賢者備此爲得之

孟子謂樂正子曰子之從於子敖來徒餔啜也我不意子學古之道而以餔啜也注子敖齊之貴人右師王驩也學而不行其道徒食飲而已謂之餔啜也樂正子本學古聖人之道而今隨從貴人無所匡正故言不意子但餔啜也疏注學而至啜也○正義曰趙氏以食飲解餔啜於章指又以沈浮釋之則餔啜二字乃假借之辭非實指飲食也楚辭漁父云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歠其醨王逸注淈泥云同其風也注揚波云與沈浮也注餔糟云從其俗也注啜醨云

食其祿也然則餔啜即與世推移同流從俗之意向來說此章者率謂驩本倖佞樂正子必不從從之以求齊位欲見其師而資斧未充因乘子敖之便未免依附又謂餔啜二字當時必有優偓可憑藉者顧樂正子孟門之賢者也自魯之齊亦非甚遠何至以車馬資糧之乏之而從子敖且子敖雖便豈能無端而從之既可相從必爲相識即偶從一相識貴人之便爲之師者遂直揭其醜以爲飲食之人何至於此蓋樂正子從於子敖之齊非偶然從其便也是時孟子仕齊出弔於滕驩且嘗爲輔行驩之在魯必謬托爲孟子之交此樂正子所以識之也以孟子道行於齊驩又招之以禮故從子敖之齊此實錄也不知是時孟子雖仕齊而道實不行仕不受祿久非其志在孟子方將致臣而去則樂正何爲貿貿而來故以餔啜言之謂此來但爲沈浮隨俗不能行道匡正非謂偶從子敖遂爲飲食之人之可議惡也趙氏得之趙氏佑溫故錄云或疑不過附便借行因以得見長者則亦可謂之因不可謂之從然既爲長者來即當直造師門何勞別定舍館知其說有不然也凡言從者皆從爲政而我從之子敖有納交孟子之心或欲假諸徒

以致其師必將有術以動樂正樂正子與子敖或故或新其來見必有欲白之辭孟子則一見斥之又明揭其從子敖

章指言學優則仕仕以行道否則隱逸兎罝窮處餔啜沈浮君子不與是以孟子咨嗟樂正子也疏兎罝窮處○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考證云兎罝古本宋本足利孔本韓本並作兎置今從小字宋本按詩周南肅肅兎罝鄭箋云兎罝之人賢者也墨子曰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網之中授之政正與詩意合文選桓溫薦譙元彥表兎罝絕響於中林五臣注劉良曰兎罝罝網也詩曰肅肅兎罝喻殷紂之賢人退於山林網禽獸而食之趙氏引此以見不當徒餔啜之意按趙氏謂仕所以行道道不能行則當隱處不可沈浮隨俗與世推移是不以餔啜爲口腹也

孟子曰不孝有三無後爲大注於禮有不孝者三事謂

阿意曲從陷親不義一不孝也家貧親老不爲祿仕二不孝也不娶無子絕先祖祀三不孝也三者之中無後爲大舜不告而娶爲無後也君子以爲猶告也

注 舜懼無後故不告而娶君子知舜告焉不得而娶娶而告父母禮也舜不以告權也故曰猶告與告同也

疏 注舜不以告權也○正義曰孟子之旨全是發明周易變通之義道不行而徒沈滯餔啜不可變通者也爲無後不告而娶可變通者也趙氏以權明之是也告則不得娶至於無後故不告與告同謂告禮也道也不告與告同則亦禮也道也告而得娶而不告與告而不得娶而必告皆非禮非道於此量度之則權之之卽禮卽道明矣

章指言量其輕重無後不可是以大舜受堯二女夫

三不孝蔽者所闇至於大聖卓然匪疑所以垂法也

孟子曰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智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注】事皆有實事親從兄仁義之實也知仁義所用而不去之則智之實也【疏】注事皆至實也○正義曰仁義之名至美慕其名者高談深論非其實也孟子指其爲事親從兄然則於此二者有未盡雖日馳騖於仁義之名皆虛妄矣不知仁義之實在此二者非智之實也知仁義之用在斯二者而不能力行則所知仍虛而不實矣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樂之實樂斯二者【注】禮樂之實節文事親從兄使不失其節而文其禮敬之容而中心樂之也【疏】注禮樂至樂之也○正義曰太過則失其節故節之大質則無禮敬之容故文之禮之爲節文樂之爲樂不待言者也然節文在斯二者樂在斯二

者乃爲禮樂之實凡實字皆指事親從兄仁義智禮樂之名皆爲斯二者而設樂則生矣生則惡可已也惡可已則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注樂此事親從兄出於中心則樂生其中矣樂生之至安可已也豈能自覺足蹈節手舞曲哉疏注樂此至曲哉○正義曰禮記樂記云故歌之爲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注云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歡之至也詩序亦云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然則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之事也而必由事親從兄二者而生乃爲實不從事親從兄二者而生雖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仍非其實也全氏祖望經史問答云古來聖人言語中極言孝弟之量者始於孔子其論大舜推原其大德受命之由本於大孝其論武周推極於郊社禘嘗之禮樂以爲達孝會于中之以上

老老民興孝上長長民興弟爲平天下之大道有于
中之以孝弟則犯亂不作爲仁之本其言之廣狹各
有所當而義則一而最發明之者爲孟子曰人人親
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日進之天下曰堯舜之道孝
弟而已而尤暢其說於是章綜羅五德至於制禮作
樂之實不外乎此河間獻王采樂記亦引孔子之言
以爲宗祀明堂所以教孝享三老五更於太學覓而
總干執醬執爵所以教弟皆是章之疏證也如此解
節文解手舞足蹈方有實地蔡文成以爲舞蹈只是
手足輕健之意則是不過布衣野人之孝弟丹孟子
意中却不然雖有其德苟無其位則一身一家之中
手舞足蹈之樂亦自在而究未可以言禮樂之全量
也又云孝弟之最原未易造其極故古今以來所稱
孝弟不過至知而弗去一層其於禮樂二層皆未到
便到得知而弗去一層已是大難假如尹伯奇履霜
之操尹伯封彼黍之詩天然兄弟兄則事親弟則從
兄皆是賢者然吉甫非竟頑父也不能化而順之其
餘如申生急子壽子司馬牛匡章皆值父兄之變甚
者以身爲殉不然者棄家蕉萃以終其身其志節可
哀而使聖人處之其節文之處自有中道諸君恐尚

多未盡善處是其於禮之實尚待擬議況樂乎彼其繁寃悲怨足以感動天地然不足以語樂而生生而至於舞蹈也是非大舜不能也故孟子下章即及舜之事親而天下化益以類及之也其安常履順而極其盛則武周矣周公於管蔡之難非不值其變也然其成文武之德者大破斧缺斨之恫不足以玷其麟趾騶虞之仁也是則禮樂之極隆者也然則無位者之孝弟至於曾閔尚未足盡禮樂之實耶曾子以晢爲之父處其常閔子乃處其變然閔子竟能化其父母便是足蹈手舞地位曾子之養志便是惡可已

章指言仁義之本在於孝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況於歌舞不能自知蓋有諸中形諸外也【疏】仁義至外也○正義曰論語學而篇云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孝弟之至通於神明見孝經感應章第十六歌舞即謂足蹈手舞也言歌者以樂記蹈舞爲歌言也仁義智禮樂必本孝弟乃實孝弟必依仁義智禮樂乃至本末兼該內外一貫說仁義而不本孝弟說孝弟而不極於禮樂皆失之也

孟子曰天下大悅而將歸己視天下悅而歸己猶草芥也惟舜爲然【注】舜不以天下將歸己爲樂號泣于天不得乎親不可以爲人不順乎親不可以爲子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此之謂大孝【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底致也豫樂也瞽瞍頑父也盡其孝道而頑父致樂使天下化之爲父子之道者定也【疏】注舜以不順親意爲非人子○正義曰趙氏以不順乎親所以不得乎親故不順親意兼括不得不順兩語而並不可以爲人不可以爲子兩語爲爲非人子毛氏奇齡四書賸言補云不得乎親是不相能如虐子教子類順則悅悅之矣即下文底豫所謂底致豫悅是也悅親之由全在舜能盡其道與中庸順乎親有

道正同○注底致至定也○正義曰底致也爾雅釋
言文豫樂也爾雅釋詁文致樂者由不樂而至於樂
也以父之頑如瞽瞍而舜盡事親之道卒能至於豫
樂則是天下無難事之親凡其親不能致樂者皆人
子於事親之道未盡也夫以瞽瞍之頑而致樂則天
下之事親者皆由是而化亦由是而定定者人子不
得疑於父母之難事而不盡其道也閻氏若璩釋地
又續云余嘗以五帝紀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
瞽瞍夔夔惟謹如子道此方是瞽瞍亦允若瞽瞍底
豫時候較舜之身爲庶人僅云不格姦者殊有淺深
次第之不同只觀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節有爲不順
於父母語天下大悅而將歸己節有不得乎親語此
皆試舜於畎畝之中事也況前此雖云克諧以孝舜
猶不告而娶以爲告則不得娶是子不能得之於父
也堯亦知告焉則不得娶是君並不能得於臣也其
頑至此則既娶之後猶復欲殺之而分其室萬章斷
非傳聞史遷斷非無據可知而諸儒或疑之或傅會
之概未嘗設身乎處地與爲按文切理者也大抵親
但不至于姦惡其格淺親能諭之於道其格深以舜
之聖年踰六十始臻斯境豈易言哉按尚書堯典云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江氏聲集注音疏述其師惠松厓先生云楊孟文石門頌曰烝烝艾是本諸尙書則古尙書作艾也艾養格至也言舜能和於弟孝於親厚以奉養使不致於姦惡僞孔本艾作乂訓爲治正義云上歷言三惡此美舜能養之葢孔穎達必見漢注有訓艾爲養者故爲此言由此知艾當訓養此說是也克諧以孝則舜之和其兄弟以怡父母於此句見之然徒以和孝之虛情焉能變化其頑嚚之本質故必厚以養之姦私也瞽瞍葢亦市井之人營營於耳目口體之欲故遂於德義耳旣厚以養之則已得滿所欲豈尙與人爭利而無賴乎所以不至於私聖人變通神化之用必從實處行之可知舜之耕稼陶漁而號泣如窮人者均坐此耳迨至踐帝位以天下養而又能夔夔齊慄旣養其身又悅其心所以致樂也今之孝者能養而不能敬固不可以爲大孝舍厚養而但空言克諧亦未必其卽諧也菽水承歡可以事賢父未可以例瞽瞍況以曾子養志於曾晳且須酒肉則所以事親之道可於是參之矣

章指言以天下之富貴爲不若得意於親故能懷協

頑嚚底豫而欣天下化之父子加親故稱盛德者必百世祀無與比崇也疏故稱至崇也○正義曰昭公八年左傳史趙云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又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史記陳杞世家贊云舜之德可謂至矣禪位於夏而後世血食者居三代及楚滅陳而田常得政於齊卒為建國百世不絕苗裔茲茲有土者不乏焉

孟子正義卷十五終

姪廷琮 瀚校字

孟子正義卷十六

江都縣鄉貢士焦循

孟子卷第八

離婁章句下凡三十三章

孟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東夷之人也

注生始卒終記終始也諸馮負夏鳴條皆地名負海也在東方夷服之地故曰東夷之人也

疏注生始至始也○正義曰荀子禮論篇云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終也爾雅釋詁云卒終也禮記曲禮云大夫曰卒孔氏正義云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畢了平生故曰卒也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注云事卒爲終消盡爲澌孔氏正義云言但身終功名尙在舜文王爲天子諸侯不當稱卒其稱卒爲君子曰終之義故以始

終言之也○注諸馮負夏至人也○正義曰諸馮不可攷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漁雷澤作什器於壽邱就時於負夏集解引鄭康成云負夏衛地索隱云就時猶逐時若言乘時射利也尚書大傳云販於頓邱就時負夏孟子曰遷於負夏是也翟氏灝攷異云司馬遷伏生之意似讀孟子遷字如益稷篇懋遷之遷書序云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典寶後漢書郡國志濟陰郡定陶縣有三朡亭三朡即三朡由鳴條遂伐三朡則鳴條當亦不遠其所在則未詳也鄭康成以爲南夷地名蓋檀弓謂舜葬於蒼梧之野而孟子言卒於鳴條又呂氏春秋簡選篇言殷湯登自鳴條乃入巢門淮南子主術訓湯困桀鳴條擒之焦門修務訓湯整兵鳴條困夏南巢譙以其過放之歷山南巢即焦門在今江南巢縣均與鳴條皆貫故鄭意鳴條之在南也趙氏佑溫故錄云趙注不詳地所在之質而言名又言負海豈以爲經負字釋乎必無之理也負海也者明其地之負海也夷考負夏衛地見檀弓注鳴條見書序史記則曰舜冀州之人也古冀州

直北位非東亦未嘗近海惟青徐揚三州禹貢並言海而徐揚之海在東南惟青居大東海在其北故郡稱北海海在北如負之者然趙氏蓋略聞諸馮之地之負海而未得其實故渾而言之今青州府有諸城縣大海環其東北說者以爲即春秋書城諸者其地有所謂馮山馮村蓋相傳自古竊疑近是凡言人地以所生爲斷遷卒皆在後孟子亦據舜生而言東也由此以推則知歷山雷澤河濱與夫負夏壽丘頓丘之皆東土班班可攷若河東之虞蓋本舜祖虞幕之封故書稱虞舜史言冀州猶後人稱祖籍標郡望耳然自漢以來皆專主河東於是諸馮渾注意隱矣按孔本作負負海也上負字衍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畢郢西夷之人也【注】岐周畢郢地名也岐山下周之舊邑近畎夷畎夷在西故曰西夷之人也書曰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盟津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也【疏】注岐周至鎬也○正義曰漢書地理志右扶風美陽禹貢岐山在西北中水鄉周大

王所邑又云大王徙郊文王作鄷顏師古注云郊今岐山縣是豐今長安西北界靈臺鄉豐水上是文王生時尚未徙豐岐在豐西而近於畎夷閻氏若璩釋地續云畎夷卽文王之所事者采薇序文王時西有昆夷之患是也引書在太誓篇云惟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於孟津之上此卽後出之太誓合今文二十八篇爲二十九篇者也趙氏時此篇尚存故直引爲書曰云云今見於毛詩周頌思文正義所引僞孔傳所傳之太誓三篇無此文也孔氏廣森經學巵言云郢與程通周書史記解曰昔有畢程氏損祿增爵羣臣貌賈此而尿民畢程氏以亡畢程本商時國爲周所滅文王遂居之大匡解曰惟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是也土地名字後人多改从乃旁其實伔嘗讀程以別於郢楚之郢文王既伐于崇作邑于豐然其卒也還葬畢程故成王葬周公於畢以爲從文王墓孟子不言卒於豐而言卒於畢郢就據其葬地言之耳劉氏台拱經傳小記釋畢郢云自來注孟子者不詳郢地所在漢書地理志右扶風安陵闞駰以爲本周之程邑括地志云安陵故城在雍州咸陽縣東二十一里周之程邑也此邑中之地爲程也其

西有畢陌一名畢原皇甫謐所謂安陵西北畢陌元和郡縣志云畢原郇咸陽縣所理也原南北數十里東西二三百里亦謂之畢陌此邑外之地為畢也畢者程地之大名程者畢中之小號也杜佑云王季都畢通國內言之春秋昭九年傳周景王之言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注言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為西土之長是則岐也畢也皆古之建國也周者大王所邑而岐之小別也故繫岐而言之曰岐周程者王季所邑而畢之小別也故繫畢而言之曰畢程呂覽具備篇云武王嘗窮於畢程矣畢程郇畢郢周書史記解云昔有畢程氏則畢郢之名之所起遠矣又按畢地有二其一文王武王墓地也太史公曰畢在鎬東南杜中皇覽云周文王武王周公冢在京兆長安縣鎬聚東杜中而括地志以為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二十八里畢原上則唐亦謂之畢原是故有咸陽縣之畢原所謂文王卒於畢郢也有萬年縣之畢原所謂文王葬於畢也一在渭北一在渭南異所同名往往相亂杜佑言畢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此言在渭北者當矣而以為文王所葬則失之帝王世紀云文武葬於畢畢在杜南晉書地道記亦云

畢在杜南與畢陌別此則文武所葬不在畢陌明矣是以裴駰辨之云皇覽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家是也人以爲周文王家非也周文王家在杜中張守節亦云括地志云秦惠文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北一十四里秦悼武王陵在雍州咸陽縣西十里俗名周武王陵非也羣書剖析具有明文惟顏師古注漢書劉向傳文王周公葬於畢用畢陌爲釋而杜亦云然自玆以降莫不謬指秦陵誣稱周墓傳之方志載之祀典誤所從來非一世矣趙岐注言畢文王墓近於酆鎬之地此言在渭南者當矣而以訓畢郢則失之文王始亦宅程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程典其後作邑於酆而先君宗廟故居宮室猶於是乎存因是往來往都而不年仍卒乎此以情事推之昭然可見亭於畢郢不言爲葬而遊以墓地當之畢地既誤何郢之可言闕而不究其不以此乎陸賈新語術事篇云文王生於東夷大禹出於西羌世殊而地絕法合而度同此本孟子而以文王生東夷者對西羌言之則岐周之地爲東也鹽鐵論國病篇賢良曰禹出西羌文王生北夷

地之相去也千有餘里世之相後

也千有餘歲得志行乎中國若合符節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注】土地相去千有餘里千里以外也舜至文王千二百歲得志行政於中國蓋謂王也如合符節節玉節也周禮有六節揆度也言聖人之度量同也

【疏】注土地相至外也○正義曰禮記王制云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而遙文王所生之岐周在西河之西而未至流沙舜所生之諸馮在東河之東而未至東海約在二千里之內一千里之外故云千有餘里也舜生於帝堯四十年內外壽百有十歲歷夏十七帝並浞之四十三年共四百四十二年文王生於商祖甲時約五百二三十年自舜之生至文王之生約計一千一百年之內趙氏言舜至文王千二百歲者蓋自舜生之年數至文王之卒當商紂時也周禮地官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凡邦國之使節山國用

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金也以英蕩輔之門關用符節貨賄用璽節道路用旌節秋官小行人達天下之六節山國用虎節土國用人節澤國用龍節皆以金爲之道路用旌節門關用符節都鄙用管節皆以竹爲之然則符節乃六節中之一而玉節亦掌節入節中之一乃孟子言符節而趙氏以玉節釋節字又引周禮之六節何也說文卩部云卩瑞信也守邦國者用玉卩守都鄙者用角卩使山邦者用虎卩土邦者用人卩澤邦者用龍卩門關者用符卩貨賄用璽卩道路用旌卩竹部云符信也漢制以竹長六寸分而相合蓋符與節爲瑞信之通名說文玉部云瑞以玉爲信也春官典瑞掌玉瑞玉器之藏鄭注序官云瑞節信也典瑞若今符璽郎又注其職云瑞符信也節爲瑞信之名則是玉節乃節之本故掌守邦節鄭氏注云邦節者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也此皆玉也而八節亦首以玉而角金竹附之故趙氏直以節爲玉節又以節之名通於角金竹所爲故申之云周禮有六節也玩說文則節爲玉節之名符爲竹節之名鄭氏注掌節云以金爲節鑄象焉今漢有銅虎符符節者如今宮中諸官詔符也注小行人云

管節如今之竹使符也然則漢時金竹皆名爲符天官小宰以官府之八成經邦治四曰聽稱責以傳別注云故書作傅辨鄭大夫讀爲符別則符之名不必專於門關之所用周氏柄中辨正云史記言黃帝合符釜山蓋符與節皆信也故或言節或言符或並言符節實一而已孟子所言豈專指八節中之符節哉荀子儒效篇云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是大儒者也注云如合符節言不差錯也晻與暗同符節相合之物也周禮門關用符節蓋以全竹爲之剖之爲兩各執其一合之以爲驗也楊氏以符節爲門關所用與趙氏義異乃荀子謂張法而度之即孟子所謂揆矣揆者通變神化之用也陳組綬燃犀解云符節言其驗也揆言其度也蓋指聖人之所以度量天下者言事有古今量度王焉按圖索駿膠柱鼓瑟安有是處夫孰之不一者爲之一而至合者在至不合乎不曰得位而曰得志位者所以抒其志也

章指言聖人殊世而合其道地雖不比由通一軌故可以爲百王法也

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注】子產鄭卿爲政聽訟也溱洧水名見人有冬涉者仁心不忍以其乘車度之也【疏】注子產至度之也○正義曰子產子國之子公孫僑也陳氏厚耀春秋世族譜云襄公八年代子皮爲政昭公二十年卒鄭卿多無謚晉語鄭簡公使公孫成子來聘韋注云成子子產之謚也其子子思亦謚桓豈以賢者之故邪淮南子汜論訓云其聽天下之政高誘注云政治也周禮地官鄉師各掌其所治鄉之教而聽其治注云聽聽謂平察之尚書大傳云諸侯不同聽鄭氏注云聽議獄也趙氏以聽爲平察故以政指訟獄也閻氏若璩釋地云溱洧二水名說文引詩溱與洧作潧曰潧水出鄭國洧水出潁川陽城山東南入潁史記注引括地志以爲古新鄭城南洧與溱合水經亦云余讀酈道元注於溱水相鄰者若丹水汝水潁水潩水渠水沙水皆不載有橋梁獨洧水一則曰又東逕陰坂北水有梁焉再則曰又屈而南流其水上有梁謂之桐門橋則洧水之宜置有梁孟子言殊非無因竊以

諸葛武侯相蜀好治官府次舍橋梁道路所至井竈藩溷皆應繩墨子産治鄭何獨不然此亦不過偶於橋有未修以車濟人而孟遂即其事以深論之禮記仲尼燕居云子産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注云子産嘗以其乘車濟冬涉者而車梁不成是慈仁亦違禮家語正論解子游問於孔子曰夫子之極言子産之惠也可得聞乎孔子曰謂在愛民而已矣子游曰愛民謂之德教何翅惠哉孔子曰夫子産者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而不能教也子游曰其事可言乎孔子曰子産以所乘之車濟冬涉是愛而無教也車即輿鄭氏言乘車此同之乘車是所乘之車音義乘剩則讀爲千乘萬乘乘之乘非也爾雅釋言云濟渡也度與渡同說苑政理篇云景差相鄭鄭人有冬涉水者出而脛寒後景差過之下陪乘而載之覆以上衽此所記與孟子異

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注】以爲子産有惠民之心而不知爲政當以時修橋梁民何由病若涉水

乎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二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疏惠而不知爲政○正義曰此申明有仁心而民不被澤之義○注周十至梁也○正義曰國語周語單子云夫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故先王之教曰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故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注云天根氐亢之間也涸竭也謂寒露雨畢之後五日天根朝見水潦盡竭也月令仲秋水始涸天根見乃盡竭九月雨畢十月水涸夏令夏后氏之令周所因也除道所以便行旅成梁所以便民使不涉也禮記月令注引王居明堂禮云季秋除道致梁以利農也孔氏正義曰農既收則當運輦故法地治道水上爲梁便利民之轉運準此則季秋致梁卽十一月徒杠成十月成梁卽十二月輿梁成翟氏灝攷異云爾雅釋宮注引孟子曰歲十二月徒杠成疏曰孟子十一月此作十月脫誤或所見本異今注疏本趙注云周十一月夏九月可以成步度之功周十一月夏十月可以成輿梁也與爾雅注所引郄合然周正建子夏正建寅人人之所熟悉安可以如是言之舊本趙氏注上

自爲周十一月下自爲周十二月此舊書所以可貴阮氏元按勘記云周十月夏九月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作周十一月推求文義趙氏本作周十月夏八月周十一月夏九月而經文本作歲十月徒杠成十一月與梁成後人亂之而閩監毛本尚存舊逃廖孔韓本則似是而實非也周禮之例凡夏正皆曰歲凡曰歲終曰正歲曰歲十有二月者謂夏時也凡言正月之吉不曰正歲謂周正也說詳戴震文集孟子言歲十月十一月謂夏正兩言七八月之間則謂周正正與周禮同一例趙注未解其例今本與經注又皆舛誤矣夏令曰十月成梁孟子與國語合一按趙氏注明作夏九月夏十月則其時之本自是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仲尼燕居正義引孟子亦作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與梁成則據閩監毛三本之歲十月十一月而改趙氏爲夏八月夏九月恐亦無確証備錄如右識者參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権水上橫木所以渡者橋水梁也梁水橋也釋宮云石杠謂之徛孟子歲十月徒杠成趙岐釋爲步渡郭釋云步渡彴然則石杠者謂兩頭聚石以木橫架之可行非石橋也凡直者曰杠橫者亦曰杠杠與権雙聲

孝武紀曰榷酒酤韋昭曰以木渡水曰榷謂禁民酤釀獨官開置如道路設木爲榷獨取利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梁者宮室所以關舉南北者也然其字本從水則橋梁其本義而棟梁其假借也凡獨木曰杠駢木者曰橋大而爲陂陀者曰橋梁之字用木跨水則今之橋也孟子輿梁成夏令十月成梁大雅造舟爲梁皆今之橋制見於經傳者言梁不言橋也若爾雅隄謂之梁毛傳石絕水曰梁謂所以偃塞取魚者亦取亘於水中之義謂之梁凡毛詩自造舟爲梁外多言魚梁君子平其政行辟人可也焉得人人而濟之故爲政者每人而悅之日亦不足矣【注】君子爲國家平治政事刑法使無違失其道辟除人使卑辟尊可爲也安得人人濟渡於水乎每人而輒欲自加恩以悅其意則日力不足以足之也【疏】注君子至足之也○正義曰淮南子時則訓平詞訟高誘注云平治也禮記王制云齊其政注

云政謂刑禁論語爲政篇云道之以政集解引孔曰政法教也趙氏解平其政爲治政事刑法以政即刑禁法教也橋梁不修民若冬涉則政有遊失矣其道辟除人者道字釋行字說文辵部云道所行道也鄭氏注禮記射義儀禮喪服傳皆云道猶行也是也音義出辟人云丁張並音闢亦如字注辟除同又出卑辟云音避周禮秋官條狼氏掌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注云趨辟趨而辟行人秋官野廬氏凡有節者及有爵者至則爲之辟注云辟辟行人小爾雅廣言云辟除也是辟人即辟除人謂屏人使遊之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僻辟也辟者法也引申爲辟人之辟辟人而人避之亦曰辟若周禮閽人凡外內命婦出入則爲之辟孟子行辟人可也曲禮若主人拜則客還辟辟拜郊特牲有由辟焉包咸論語注禮盤辟兒也投壺主人盤旋曰辟賓盤旋曰辟大射儀賓辟注曰辟逡遁不敢當盛他書辟人辟邪辟寒辟塵之類語意大略相似自屏之者言則闊人離婁篇郊特牲是也自退者言則曲禮投壺論語注所云是也辟之言邊也屏於一邊也僻之本義如是然則辟除人與卑辟尊字同義亦同音義雖兼存兩音音兩

而義一也俗以辟除之辟作闢辟尊之辟作避非古義矣以每人而悅之爲欲自加恩以悅其意者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釋文毒崔本作每云貪也漢書賈誼傳服賦云夸者死權品庶每生孟康云每貪也說文貝部云貪欲物也趙氏以每爲貪以貪爲欲每人而悅是貪於悅人故云欲自加恩以悅其意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此節正辨子產以乘輿濟人之無其事也君子即謂子產子產有君子之道者也其爲政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廬井有伍大夫之忠儉者從而與之泰侈者因而斃之蓋能平其政非務悅人明矣濟涉細事本不足爲執政輕重而當執政經臨輿衛森嚴津吏衹候即有往來喧競自當靜候軒車必無辱觀聽而煩左右者大夫之乘非小人所得假其人既衆豈一輿所能用此必無之理會子產而有之而世徒妄傳失實是則子產不知爲政也是子產將不得爲君子也

章指言重民之道平政爲首人君由天天不家撫是故子產渡人孟子不取也【疏】人君由天○正義曰音義云丁云由義當作猶

猶如也古字通用

孟子告齊宣王曰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注】芥草芥也臣緣君恩以爲差等其心所執若是也【疏】注芥草芥也○正義曰方言云芥草也自關而西或曰草或曰芥哀公元年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爲土芥是其禍也楚雖無德亦不艾殺其民吳日敝於兵暴骨如莽注云芥草也又云草之生於廣野莽莽然故曰草莽然則土芥謂視之如土如草不甚愛惜也孟子本諸逢滑○注臣緣至是也○正義曰趙氏以視爲心相視視非形相視故曰心之所執若是

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注】宣王問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問君恩何如則可

爲服疏注禮舊臣爲舊君服喪服。正義曰儀禮喪服爲舊君君之母妻傳云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傳云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舊君傳云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歸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然則有致仕之舊君有去國之舊君致仕則君恩本未絕故不特爲君服且爲君之母妻服若已去國則不服惟妻子仍居本國者服雖待放於郊尚未去國乃爲舊君服

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注爲臣之時諫行言從德澤加民若有他故不得不行譬如華元奔晉隨會奔秦是也古之賢君

遭此則使人導之出竟又先至其所到之國言其賢良三年不反乃收其田菜及里居也此三者有禮則爲之服矣【疏】注若有至秦是也○正義曰成公十五年左傳云秋八月葬宋共公於是華元爲右師蕩澤爲司馬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華元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今宮室卑而不能正吾罪大矣不能治官敢賴寵乎乃出奔晉文公六年左傳云八月乙亥晉襄公卒靈公少晉人以難故欲立長君趙孟曰立公子雍使先蔑士會如秦逆公子雍七年左傳云穆嬴日抱太子以啼於朝出朝則抱以適趙氏宣子與諸大夫皆患穆嬴且畏偪乃背先蔑而立靈公以禦秦師戊子敗秦師于令狐至于刳首己丑先蔑奔秦士會從之十三年左傳云趙宣子曰隨會在秦賈季在狄難日至矣若之何郤成子曰賈季亂其罪大不如隨會能賤而有耻柔而不犯其知使也且無罪此華元奔晉隨會奔秦之事也○注古之至服矣○正義曰昭公元年穀梁傳云疆之爲言猶竟也竟與境通是出疆即出境也廣雅釋詁云

往至也爾雅釋詁云到至也是往即到也史記酈生列傳云沛公麾下騎士適酈生里中子也酈生謂之曰吾聞沛公慢而易人多大略此真吾所願從游莫爲我先若見沛公謂曰臣里中有酈生年六十餘長八尺人皆謂之狂生生自謂我非狂生臣里中云云即爲之先也莊子秋水篇云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竟內累矣釋文云先馬先謂宣其言也此又先於其所往之先與之同故趙氏云言其賢良恭先則有所宣之言如二大夫之於莊子騎士之於酈生也阮氏元校勘記云乃收其田里田業也里居也閩監毛三本同廖本韓本作乃收其田茱及里居也孔本攷文古本作乃收其田萊及里居也足利本作乃收其田里田萊及里居音義亦出田茱茱當作采大夫采地字古書多或作菜菜誤爲萊作業則更誤矣三者有禮使人導之出疆一也又先於其所往二也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三也

今也爲臣諫則不行言則不聽膏澤不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搏執之又極之於其所往去之日遂收其

田里此之謂寇讎寇讎何服之有【注】搏執其族親也極者惡而困之也遇臣若寇讎何服之有乎【疏】注搏執至有乎○正義曰音義云搏音博說文手部云搏索持也宀部云索入家搜也顏氏家訓引通俗文云入室求曰搜人其家室搜索而持執之故知爲搏執其族親族親指其父母妻子兄弟而言故入其家而索之族親正釋搏字其義精矣禮記月令孟秋之月命有司脩法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愼罪邪務搏執鄭氏不注高誘注呂氏春秋云愼戒有姦罪者搏執之也亦未詳溯按此姦邪蓋指邪說左道之類罪此邪入必審愼得其實既審得其實則必搜索其家執而禁之聖人於惑民致亂之姦邪不姑息以遺患如此孟子之搏執非月令之搏執亦明矣說文穴部云窮極也論語堯曰篇云四海困窮集注引包曰困極也極是困窮之極於其所往即困之於其所往也縧其所以困之之故則云惡而困之也尙書洪範云鯀則殛死釋文云殛本作極極鯀於羽山亦是困之於羽山鄭志答趙商云鯀非誅死鯀放居東裔至死不得

反於朝蓋罷縣於東海永不復用又收管之不許他往所以困之窮之使之終死於是所謂極之也此極之於其所往蓋既不得如士會之復歸又不能若賈季之送其帑且如商任之會禁錮欒盈使諸侯不得受則所以困之窮之者至矣是時臣之心惟恐遺其荼毒故擬之曰寇讎非虛如與曲沃之甲轉身爲亂賊也禮記檀弓云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注云言放逐之臣不服舊君也爲兵主來攻伐曰戎首孟子此章正申明子思之義

章指言君臣之道以義爲表以恩爲裏表裏相應猶若影響舊君之服蓋有所興諷諭宣王勸以仁也

孟子曰無罪而殺士則大夫可以去無罪而戮民則士可以徙注惡傷其類視其下等懼次及也語曰鳶鵲

蒙害仁鳥曾逝此之謂也【疏】注惡傷至謂也○正義曰士大夫為類而六等上士一位下於大夫士農工商為四民是士與民為類士居四民之首則民下於士故為四民下等也引語者漢書梅福傳云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執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為鳳所誅福上書曰夫鳶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顏師古注云鳶鴟也音緣禮記中庸引詩鳶飛戾天釋文云本又作鳶阮氏元挍勘記云仁鳥增逝閩監毛三本同廖本孔本韓本增作曾作曾是曾高也

章指言君子見幾而作故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不濟也【疏】君子至濟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史記孔子世家云孔子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聞竇鳴犢舜華死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國之賢大夫也某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騏驎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

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注】君者一國所瞻仰以爲法故必從之【疏】君仁至不義○正義曰前言人臣格君心之非明人臣當自脩其身此言人君自格其心明人君當自脩其身

章指言君以仁義率衆孰不順焉上爲下效也【疏】上爲下效也○正義曰白虎通三教篇云教者效也上爲之下效之

孟子曰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注】若禮而非禮陳質娶婦而長拜之也若義而非義藉交報仇是也此皆大人所不爲也【疏】注若禮至之也○正義曰若猶似也似禮非禮似義非義皆似是而非者也閻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陳質疑是竟贅之義董子繁露五行相勝篇云營蕩爲齊司寇大公問治國之要曰在仁義而已仁者愛人義者尊老愛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長而夫拜之

太公曰寡人欲以仁義治齊今子以仁義亂齊寡人立而誅之以定齊國此拜妻之證也阮氏元挍勘記云音義本陳質亦作賈按孫志祖云長讀長幼之長長字句絕按古事相傳名姓往往各異如虞慶之爲高陽魋盍胥之爲古乘此營蕩之爲陳質亦其類耳○注藉交報仇是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古注攷云史記貨殖傳云閭巷少年借交報仇篡逐幽隱實皆爲財用耳游俠傳云郭解少時陰賊以軀借交報仇漢書朱雲少時通輕俠借交報仇師古注借助也音子夜切孫宣公音義藉慈夜切義與借同則藉交即借交也

章指言禮義人之所以折中履其正者乃可爲中是以大人不行疑禮

疏 禮義人之所折中○正義曰禮記仲尼燕居云夫禮所以制中也表記云義者天下之制也文選羽獵賦云不制中以泉臺注引韋昭云制或爲折

孟子曰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故人樂有賢父兄也

注中者履中和之氣所生謂之賢才者謂人之有俊才者有此賢者當以養育教誨不能進之以善故樂父兄之賢以養己也疏注中者至謂之賢○正義曰白虎通五行篇云中和也中和居六德之首周禮鄉大夫興賢者能者注云賢者有德行者履中和之氣所生則有德行有德行故謂之賢賢說文貝部云賢多才也老子云不尚賢王弼注云賢猶能也然則中才皆得謂之賢故下承言賢父兄兼中與才而言也趙氏以中為賢下亦云賢者養育教誨不能不能即不才則賢者亦兼指才而言矣○注才者是謂人之有俊才者○正義曰淮南子氾論訓云天下雄俊豪英注云才過千人為俊禮記王制云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月令云命太尉贊傑俊注云傑俊能者也天官太宰四曰使能注云能多才藝者國語晉語云夫教者因體能質而利之者也注云能才也○注有此賢者至己也○正義曰禮記文王世子云立太傅少傅以養之注云養猶教也言養者積浸成長之說文去部云育養子

使作善也虞書曰教育子馬融注堯典教胄子云胄長也教長天下之子弟爾雅釋詁云育長也馬亦讀胄爲育孟子言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教育即堯典之教育教育連文育即是教此中也養不中才也養不才即是中也教不中才也教不才也注云樂父兄之賢以養己即是樂父兄之賢以教己也故趙氏以育釋養又以教誨釋養育下言訓導訓導亦教誨也禮記內則云獻其賢者於宗子注云賢猶善也以賢教不賢是以善教不善則不善者進之以善賢既得兼才能而善則以賢教不賢亦是以能教不能則不能者亦進之以能上云有此賢者下云教誨不能進之故善互發明之也

如中也棄不中才也棄不才則賢不肖之相去其間不能以寸

注如使賢者棄愚不養其所當養則賢亦近愚矣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明不可不相訓導也

疏注不養至愚矣○正義曰諸本作不養其所以當養廖本無以字是也子弟之不中不才父兄所當教也棄而不教是未

知當教也以子弟爲父兄所當教而且不知是亦近于愚矣○注如此賢至分寸○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孔本覺作較非校音義出相覺丁云義當作校蓋覺即校之假借字古書往往用覺字盧氏文弨鍾山札記云覺有與校音義並同者詩定之方中正義引鄭志云今就校人職相覺甚異趙岐注孟子中也養不中章如此賢不肖相覺何能分寸又富歲子弟多賴章聖人亦人也其相覺者以心知耳續漢書律秝志中至元和二年太初失天愈遠日月宿度相覺浸多晉書傳元傳古以步百爲畝今以二百四十步爲畝所覺過倍宋書天文志斗二十一井二十五南北相覺四十八度凡此皆以覺爲校也後人有不得其義而致疑者更或輒改他字故爲詳證之說苑辨物篇云十分爲一寸趙氏連言分寸明此寸謂十分之寸也

章指言父兄已賢子弟既頑教而不改乃歸自然

孟子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注人不爲苟得乃

能有讓千乘之志【疏】人有至有爲○正義曰有不爲是介然自守行己有耻趙氏以不爲苟得解之是也義可爲乃爲之義所不可爲則不爲爲人能如擇故有不爲者有爲者讓千乘仍是不爲苟得趙氏以讓千乘爲有爲故云義乃可申荀子不苟篇云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唯其當之爲貴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爲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趙氏以不爲爲不爲非義蓋本於此

章指言貴廉賤耻乃有不爲不爲非義義乃可申

孟子曰言人之不善當如後患何【注】人之有惡惡人言之言之當如後有患難及己乎【疏】言人至患何○正義曰孟子距楊墨

比之爲禽獸正所以息其無父無君之患也若言人之不善而轉貽將來之患則患不在人之不善而轉在吾之言矣是當審而愼之

章指言好言人惡殆非君子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孟子曰仲尼不爲已甚者注仲尼彈邪以正正斯可矣故不欲爲已甚泰過也疏仲尼不爲已甚者○正義曰鄒敬孟子說解云孟子不見諸侯而齊梁好士未嘗不往仕不受祿而宋辭之餽未嘗不受道不苟合而不爲小丈夫之悻怒故去齊三宿廐不苟取而不爲陳仲子之矯情故交際不辭匡章得罪於父不以人言而不加禮貌衷之受學於墨不以異端而吝其教誨其告君也閒閒亦可臺池鳥獸亦可好貨好色亦可故曰人不足責政不足問惟格君心之非而已是故以臧倉之訴不遇於魯而未怨其沮己以王驩之佞倖出弔於滕而未嘗

不冀之朝暮雖不悅於公行子之家而從容片辭婉
婉立解宛然孔子待陽貨公伯寮氣象豈非顯學之
深有得於溫良恭儉讓之遺範者歟是故以伯夷爲
隘柳下惠爲不恭以仲尼爲不爲已甚其所向慕可
知而世儒猶謂其
鋒鋩太露何歟

章指言論曰疾之已甚亂也故孟子譏踰牆距門者
也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注】果能
也大人杖義義有不得必信其言子爲父隱也有不
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若親在不得以其身許友也
義或重於信故曰惟義所在【疏】注大人杖義○正義曰諸本作仗孔本作
杖當爲杖說文木部云杖持也漢書高帝紀云杖義
而西注云杖亦倚任之義○注義有至隱也○正義

曰論語子路篇云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直在其中矣呂氏春秋當務篇云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上執而將誅直躬者請代將誅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荊王乃不誅孔子曰異哉直躬之爲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注有不至友也○正義曰趙氏以能釋果見梁惠王篇禮記中庸云果能此道矣注云果猶決也果能二字連文是果即能果義爲決能義亦爲決周禮春官大卜五曰果德云果謂以勇決爲之此云有不能得果行其所欲行者豈能得果三字不果行即不得行不得行即不能行也禮記曲禮云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注云爲忘親也死爲報仇讎孔氏正義云親亡則得許友報仇故周禮有主友之讎視從父兄弟白虎通云許友之道不得行者亦不許友以死耶論語子路篇云言必信行必果硜硜然小人哉集解引鄭曰行必果所欲行必敢爲之陽貨篇云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集解引孔曰父子不知相爲隱之輩也又云惡果敢而窒者

章指言大人之行行其重者不信不果所求合義也

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注】大人謂君國君親民當如赤子不失其民心之謂也一說曰赤子嬰兒也少小之心專一未變化人能不失其赤子時心則爲貞正大人也【疏】注大人至大人也○正義曰前一說是也嬰兒無知大人通變其相與遠矣趙氏雖存兩說章指則以前一說爲定程氏瑤田通藝錄論學小記云孟子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則誠意莫如赤子而赤子非能格物以致其知者也此可以見人性之善而吾人之學必先於格物以致其知者何也蓋以意誠誠矣意之誠誠如赤子之无妄矣而卒不得謂之爲明明德者也明明德者無所不知之誠赤子之誠一無所知之誠也故赤子之誠雖與聖人之誠通一無二而赤子之爲赤子則不必其皆爲聖人然則使赤子中有生而能爲聖人者亦必不能不格物致知而徒恃其一無所知之誠以造乎其極也此吾夫子所以終其身於格物致知而至於七十乃自信其從心所欲

不踰矩也此古昔聖人所以緣人情以制禮而禮儀
三百威儀三千所以必待其人而後行者待此格物
以致其知之人乃能於獨見獨闇之時慎之又慎以
造其意而誠之而於是乎能行此禮也此之謂明明
德而大異乎赤子一無所知之誠矣按程氏主後一
說而亦疑赤子之心不可以擬大人故為之分別而
申言之康誥言如保赤子上承惟民其畢棄咎下接
惟民其康乂孟子因舉者夷之引此而解之云赤子
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蓋以愚民無知比赤子
無知禮記大學引此釋之云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
矣鄭氏注云養子者推心為之而中於赤子之嗜欲
也皆以保之養之言說苑貴德篇云聖人之於天下
百姓也其猶赤子乎饑者則食之寒者則衣之將之
養之育之長之惟恐其不至於大也此正所謂不失
赤子之心也荀子臣道篇云若馭樸馬若養赤子若
食餧人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而辨其故
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
焉此且以比蔡君未聞赤子之心可以比大人也孟
子方言不為已甚惟義所在所以發明聖人適變之
旨豈取一專一未變化之赤子而擬之哉老子云衆

入熙熙如登春臺我獨泊然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又云知其雄守其雌爲天下谿爲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此亦自比愚人之無知識聖人之樸散爲老氏清淨之宗與孟子正相反者此趙氏又、說之義也人之爲求子猶天地有洪荒伏羲以前無三綱六紀飲食男女之事與禽獸同自伏羲定人道而乃有君臣父子夫婦之倫人道不定天下大亂可推而知也莊子繕性篇乃云古之人在混茫之中與一世而得淡漠焉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羣生不天人雖有知無所用之豈知晦[illegible]樵悴之初入卦未畫四時何由而節漁佃之利未與弧矢之威未作人與鳥獸相雜其靈於鳥獸者凡幾不知粒食其疾病疾毒於鳥獸處蛇之肉者又凡幾而謂之不傷不夭不亦妄乎赤子之無知故[illegible][illegible]可以入井必多力保護之教誨之自桑弧蓬矢方名六甲就外傳入小學以至博學無方乃能知類通遠强立而不反若失而不教則終於愚而無知吾見若而人者人詐之而莫悟衆檮之而弗酬衆共以爲愿可謂不失其赤子之心矣卒之文字不能通農商不成就衣食不能自力父母不能養妻子不能保自濟

尸於構釁後老氏之徒乃以爲眞樸未散不亦僨乎夫老莊之徒非不學者也學而不能知聖人之道故爲是詖辭耳於是受其說者以爲不必博文不必好古不必審問而明辨第靜其心存其心守其心則不自失乎赤子之心而卽爲大人於是傭人匠賈皆可自命爲聖賢相習成風其禍於天下與吃菜事魔者等矣夫孟子所謂大人卽易之利見大人也前云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故申言其所以爲大人者如是一則云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大人弗爲再則云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義所在此又云不失其赤子之心後又云正己而物正高出乎事君人安社稷達可行於天下之人之上而豈擬以無知之赤子哉大人以先覺覺後覺以先知覺後知不以己之聖而忘人之愚不以己之明而忘人之闇如羲農黃帝堯舜文王周公孔子是也惟不失其赤子之心所以正己而物正孟子蓋深於易而此其發明之者也

章指言人之所愛莫過赤子視民則然民懷之矣大人之行不過是也

孟子曰養生者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注】孝子事親致養未足以爲大事送終如禮則爲能奉大事也【疏】養生至大事○正義曰由養志而申言之也周禮倉人凡國之大事注云大事謂喪戎禮記雜記云於士既事成踊注云事謂大小斂之屬少儀云喪俟事不犆弔注云事朝夕哭哭時說文史部云事職也謂人子之職惟此爲大

章指言養生竭力人情所勉哀死送終行之高者事不違禮可謂難矣故謂之大事

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注】造致也言君子問學之法欲深致極竟之以知道意欲使己得其原本如性自有之也【疏】注造致至有之也○正義曰鄭氏注禮記周禮儀禮

皆云造至也至郎致也爾雅釋詁云極至也國語吳語云飲食不致味注云致極也楚辭謬諫云又何路之能極注云極竟也趙氏以致釋造又以極釋致以竟釋極下資之深解爲得其根則深爲深淺之深異於略觀大意不求深解以終其學趙氏以問學之法表明之郎下章博學詳說之事也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論語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又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又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然聞見不可不廣而務在能明於心一事豁然使無餘蘊更一事亦如是久之心知之明進於聖智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又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孟子曰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凡此皆情於道之謂也按易繫辭傳云夫易所以極深而研幾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深造即極深也以道即研幾也自得則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務也一陰一陽之謂道道者反復變通者也博學而不深造則不能精深造而不以道則不能變精日變乃能自得自得乃能

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爲至神也非博學無以爲深造之本非深造無以爲以道之路非以道無以爲自得之要非自得無以爲致用之權讀書好古而能自得之乃不空疏不拘滯而示之以深造以道又申之以博學詳說兩章薈萃互發趙氏以問學之法標之可謂知言矣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資之深資之深則取之左右逢其原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注居之安若己所自有也資取也取之深則得其根也右右取之在所逢遇皆知其原本也故使君子欲自得之也疏注居之至之也○正義曰此節發明自得之義

小爾雅廣言云資取也禮記孔子閒居云必達於禮樂之原注云原本也爾雅釋詁云逢遇也雖生知之聖必讀書好古既由博學而深造之以道則能通古聖之道而洞達其本原而古聖之道與性相融此自得之所謂如性自有之也如性自有之故居之安凡之字皆指所學而言未能自得則道不與性融不能

通其變而協其宜道與性隔性與道暌故居之不安既自得而居之安則取於古聖之道即取乎吾之性非淺襲於口耳之間非強擬於形似之迹故資之深也至於資之深左取而左宜之右取而右宜之無不逢其原也左右者兩端也取之左右逢其原即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也學而不思則罔罔者不能自得之也思而不學則殆殆者空悟而本無所居則不安也深造憑於心之虛以道憑於學之實得之得此道也自得之則學洽於思居之居此道也居之安則思緼於學舍學而言恃心舍心而守學兩失之矣

章指言學必根原如性自得物來能名事來不惑君子好之朝益暮習道所以臻也疏注學必至臻也○正義曰根原即根本也孔本作根源非是物來能名詳見公孫丑下篇漢書雋不疑傳贊云雋不疑學以從政臨事不惑遂立名迹終始可述管子弟子職云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解是謂學則

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注博廣詳悉也

廣學悉其微言而說之者將以約說其要意不盡知則不能要言之也

疏 注博廣至言之也○正義曰鄭氏注周禮儀禮多以廣釋博荀子修身篇云多聞曰博是也說文心部云悉詳盡也說文言部云說說釋也詩衛風氓篇云猶可說也箋云說解也淮南子主術訓所守甚約高誘注云約要也少也廣學則無不學大戴記曾子立身云博學而孱守之微言而篤行之趙氏本此以微言即詳說微有二義一幽隱一纖細言幽隱則艱淺者不易解言纖細則高簡者不屑解悉其微言而說之則盡其幽隱纖細之言而解釋之要即根原也不博學而徒憑空悟者非聖賢之學無論也博學而不能解說文士之浮華也但知其一端則誠而非要但知其大略則淺而非要故必無所不解而後能知其要博詳與約相反惟博且詳反能解得其約舍博且詳而言約何以能解中驗時事篇云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趙氏云不能盡知則不能要言之得之矣戴氏震孟子字義疏證云約謂得其至當阮氏元會子注釋云孔門論學首在於博孔子曰君子博學於文

約之以禮達巷黨人以博學深美孔子孔子又曰博學之審問之顏子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子夏曰博學而篤志孟子曰博學而詳說之故先王遺文有一未學非博也按孔孟所以重博學者即堯舜變通神化之本也人情變動不可以意測必博學於古乃能不拘一端彼徒執一理以爲可以勝天下吾見其亂矣

章指言廣尋道意詳說其事要約至義還反於樸說之美者也

孟子曰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以善養人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注以善服人之道治世謂以威力服人者也故人不心服以善養人養之以仁恩然後心服矣文王治岐是也天下

不心服何由而王也疏注以善至心服矣○正義曰善養人為善於養人故以服為威力養為仁恩也兩善字皆虛活近時通解善即指仁義以仁義求勝於人即有相形相忌之意何能服人

章指言五伯服人三王服心其服一也功則不同上論堯舜其是違乎疏五伯服人○正義曰音義出五伯云如字丁云伯者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亦音霸諸本俱作霸非趙氏舊矣

孟子曰言無實不祥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注凡言皆有實孝子之實養親是也善之實仁義是也祥善當直也不善之實何等也蔽賢之人直于不善之實也疏注凡言至實也○正義曰說文言部云直言曰言論衡書說篇云出口為言言言謂言語言語中有所

謂不祥者恒言也爾雅釋詁云祥善也說文示部云祥福也禮記中庸云國家將興必有禎祥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祥善福三字義相近章指以蒙顯戮爲不祥則以善釋祥固以福爲善也呂氏春秋孟夏紀云必當其位注云當直也趙氏以實不祥三字連屬語人每言不祥不過空泛言之無有指實其所以不祥之處試爲按之不祥之實惟蔽賢者與相直也蔽賢爲不善之實猶養親爲孝之實仁義爲善之實也

章指言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故謂之不祥也疏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正義曰漢書武帝紀元朔元年詔云且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道也亦見說苑叢說篇鶡冠子道端篇云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晏子春秋諫下篇云國有三不祥有賢而不知一不祥知而不用二不祥用而不任三不祥也亦見說苑君道篇

徐子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注徐子徐辟也問仲尼何取於水而稱之也孟子曰原泉

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注】言水不舍晝夜而進盈滿科坎放至也至於四海者有原本也以況於事有本者皆如是是之取也【疏】原泉混混○正義曰阮氏元挍勘記云源泉混混閩監毛三本同宋九經本岳本咸淳衢州本廖本孔本韓本源作原原正字源俗字上文取之左右逢其原不从水可以證从水之誤矣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云混豐流也盛滿之流也孟子曰源泉混混古音讀如衮俗字作滾山海經曰其源渾渾泡泡郭云水濆涌也衮泡二音渾渾者假借渾為混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司馬相如上林賦云汨乎混流重言之則曰混混荀子富國篇云財貨渾渾如泉源渾與混同淮南子原道訓云混混汩汩○注盈滿科坎○正義曰說文皿部云盈滿器也王氏念孫廣雅疏證云科空也史記張儀傳虎賁之士跿跔科頭集解云科頭謂不著兜鍪入敵也亦空之義也說文窠空也孟子離婁篇盈科而後進趙岐注云

科坎也義並相近又云釋水欿窞科臽坑也說文阬虛也阬與坑同坑之言康也爾雅康虛也康坑欿科渠皆空之轉聲也孟子離婁篇原泉盈科而後進盡心篇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趙岐注並云科坎也太元從次五從水之科滿科亦坎也范望注以科為泫失之○注放至至取也○正義曰禮記祭義云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注云放猶至也至於四海即注諸海入於海之海閻氏若璩釋地又續云胡朏明執爾雅四海解以解凡云四海者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古書所稱四海皆以地言不以水言故爾雅此條繫釋地不繫水余會以書經質孟子放乎四海禹以四海為壑此得謂不以水言邪大抵四海之義有二有宜從爾雅解者四海過密八音是也有宜從鄭康成周禮注四海猶四方也解者如上云天下蔡之下云濫乎四海上云中天下而立下云定四海之民蓋四海即天下字面也按閻氏所云四海之義有二者當一指水一指地而指地之中又有此二義一為爾雅所云一為鄭氏周禮注所云也況者比也譬也以水之有原本者此事之有原本者

苟為無本七八月之間雨集

溝澮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注】苟誠也誠令無本若周七八月夏五六月天之大雨潦水卒集大溝小澮皆滿然其涸乾可立待者以其無本故也【疏】注苟誠至故也○正義曰論語里仁篇云苟志於仁矣集解引孔曰苟誠也禮記月令季夏之月水潦盛昌大雨時行仲秋之月水始涸是雨集在周八月夏六月也乃孟秋之月亦備水潦蓋夏至後周五六月間多大雨者常也或秋霖不時而至亦所當備孟子奉周朔舉其常耳澮大于溝此言大溝小澮當有誤程氏瑤田通藝錄溝洫疆理小記云遂人職云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鄭氏注以南畝圖之則遂縱溝橫洫縱澮橫九澮而川周其外為按畝長畝也一夫之田析之百畎以為百畝南畝者自北視之其畝橫陳於南也南畝故畎橫畎流於遂故遂縱遂在兩夫之間故謂之夫間夫間東西之間也其南北之間則溝橫連十夫故曰

十夫有溝不可謂二十夫之間故變間言夫也溝經
十夫流入于洫洫之長如溝縱承十溝十溝之水皆
入焉故曰百夫有洫也洫之水入澮澮長十倍於洫
而橫承十洫之分布千夫中者故曰千夫有澮也澮
十之橫貫萬夫之中十澮之水並入於川故曰萬夫
有川澮橫川自縱也鄭氏謂九澮而川周其外恐不
然矣川上有路以達於畿安得有縱路復有橫路邪
其橫者則二萬夫間之道也澮但言九亦考之不察
矣匠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
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
爲井井間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
廣入尺深入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
二仞謂之澮專達於川各載其名凡天下之地勢兩
山之間必有川焉大川之上必有涂焉按畎在一夫
百畝中物其土宜而爲之南畝畎橫順其畝之首尾
以行水入於遂故遂在田首井田夫三爲屋三夫田
首同枕一遂遂在屋間非夫間也謂之屋者三夫相
連緜如屋然但驅之以別夫而已不若遂人夫爲一
遂以受畎水此所以別夫間而言田首也而鄭氏猶
以遂者夫間小溝釋之遂非不在夫間而記變其文

者蓋自有義不宜襲用遂人之文矣遂流井外溝橫承之井中無溝溝當兩井之間故以井間命之其長連十井不嫌井間之稱㵎十井之縱者其縱亦遂之在屋間而受所水者也溝十之含百井爲一成十溝之水成入於洫洫縱當兩成之間故日成間有洫也洫之長迹十成亦不嫌成間之稱澗十成之橫者其橫亦溝之在井間而受遂水者也洫十之含萬井爲一同十洫之水咸入於澮澮橫當兩同之間故日同閒有澮也澮達於川川在山間命之日兩山之間例澮在同間洫在成間溝在井間其事相同厥名斯稱矣況夫間爲兩夫之間人所共知相疏證辨或析疑舊聞舛互咎妄辭哉是故萬井之田一澮界兩同之間萬夫之田十澮納百洫之水故一同之澮獨著專達於川之支而萬夫有川但準溝水十遂之自形體之端緒不同標錄自爾殊致矣賈公彥云井田之法畎縱遂橫溝縱洫橫澮縱川橫余謂縱橫無定法視其畝之東南而爲之如賈說是東畝法耳左傳晉使齊盡東其畝以晉伐齊必向東東畝則川橫而川上路乃可東西行故曰惟吾子戎車之利也此畎縱爲東畝畎橫爲南畝之確證遂人匠人二法所同

者賈氏不明匠人於遂不命夫間人之故而以爲夫間縱者但分其畎而無遂又不明遂人夫間之遂爲亦於田首爲之而以爲田首必在百畝之南故必易其縱橫以通其說若然是井田之制必無南畝矣豈其然平而後世解斯記者亦由不明田首之遂不命夫間之故而以爲與遂人夫間之遂同其實而橫爲之於三夫相連之中因置間字之義勿復深考而強以呈間之遂當井間之溝以井間之溝當成間之洫以成間之洫當同間之澮而以同間之澮當兩山之間之川而於是專達於川之一澮不得不十倍增之而又或以爲九矣神禹之治水也濬畎澮以入於川是故水之行於地中也小大之形三者而已故制字以象形一水爲く即畎二く爲巜即澮衆巜爲川及其盡力於溝洫也則以爲非多其廣狹淺深之等不足以盡疏瀹之理而奠萬世農業之安於是由川而澮又等而增之而洫而溝而遂乃以承夫百畝中之畎夫然後一日雨集以大受小遞相承焉不崇朝而盡達於川矣其承畎者名之爲遂何也慮其蓄而弗暢也故遂之易爲承之以溝也一縱一橫乃見交暢之義溝冓也縱橫之說也名之曰溝所以象其形象形曰

溝會意曰洫洫字从血以洫承溝謂是血脈之流通也澮會也會上衆水以達於川初分終合所以盡水之性情而不使有洸溢之害也鄭氏注小司徒云溝洫爲除水害余亦以爲備潦非備旱也歲歲治之務使水之來也其涸可立待若以之備旱則宜豬之不宜溝之宜蓄之不宜洩之今之遞廣而遞深也是溝之法非豬之法是洩之非蓄之也故使溝洫之制存而不壞豈惟原田之利農無水潦之患而天下之川亦因之而治矣夫川之淤塞也有所以淤塞之者也溝洫不治則入川之水皆汙濁之瀁流貲足以爲川害然則溝洫不壞卽謂天下之川永無崩決之虞可也爾雅釋詁云涸竭也章指以不竭爲有本是以竭釋涸也呂氏春秋愼大篇云商涸旱高誘注云涸枯也藝文類聚引洪範五行傳云旱之言乾廣雅釋詁云胋乾也胋卽枯乾枯皆燥水竭故燥也

故聲聞過情君子恥之

注 人無本行暴得善聲令聞過其情若潦水不能久也故君子恥之

章指言有本不竭無本則涸虛聲過實君子恥諸是以仲尼在川上曰逝者如斯疏虛聲過實○正義曰禮記大學云無情者不得盡其辭注云情猶實也故此以過實爲過情○是以至如斯○正義曰論語子罕篇云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注幾希無幾也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衆民去義君子存義也疏注幾希無幾也○正義曰告子篇其好惡與人相近也者幾希注云幾豈也豈希言不遠也盡心篇其所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注云希遠也當此之時舜與野人相去豈遠此兩注互相訓詁幾通作幾幾與豈通爾雅釋詁云幾汔也郭璞注云謂相摩近方言云希摩也廣雅希剴皆訓磨磨摩皆通靡幾者動之微微靡義同無幾希二字疊韻幾訓近希訓少無幾卽甚近甚少之謂

以希爲遠則幾義爲豈以幾爲近則以希爲少二義可互明又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注云言今苟求富貴妻妾雖不羞泣者與此良人妻妾何異也何異猶曰幾何亦豈遠之意○注知義與不知義之間耳○正義曰飲食男女人有此性禽獸亦有此性未嘗異也乃人之性善禽獸之性不善者人能知義禽獸不能知義也因此心之所知而存之則異於禽獸心雖能知之而含而去之則同於禽獸矣庶民不能自存必賴君子教而存之此孟子道性善之本旨而趙氏能明之趙氏不愧通儒也

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注倫序察識也舜明庶物之情識人事之序仁義生於內由其中而行非彊力行仁義也故道性善言必稱堯舜疏注倫序至堯舜○正義曰說文人部云倫輩也一曰道也等輩則有類次故趙氏以序釋倫儀禮既夕記云倫如朝服禮記中庸云毛猶有倫注並云倫比也顏師古匡謬正俗云序比也倫比序義亦同也一曰道則

人倫即是人道論語微子篇云而亂大倫集解引包曰倫道理也則人倫又即人理楚辭懷沙云孰察其撥正王逸注呂氏春秋功名篇云不可不察高誘注皆云察知也知即識也庶物即禽獸也明於庶物知禽獸之性情不可教之使知仁義也同此飲食男女人有知則有倫理次序察於人倫知人可教之使知仁義也舜君子也庶民不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去之舜能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故存之性本知有仁義因而存之是由本知之仁義行也若禽獸性本不知有仁義而彊之行仁行人則教固必不能行感亦必不能制故庶民不知仁義者君子教之使知則庶民亦能知仁義庶民知仁義而行之亦是由仁義行非彊之以所本不能知而使之行仁義也此庶民所以異於庶物也明庶物察人倫始於伏義民其時民全不知有人倫之序同於禽獸直可謂之昧不可謂之去人道既定庶民雖愚皆知有人倫矣故其不仁義也非昧也是去之也舜明之察之通變神化使之由仁義行由即民可使由之之由是時民皆知有仁義而莫不曰行仁莫不曰行義以仁濟其不仁以義濟其不義蓋行仁義正所以去仁義也由仁義行則

百姓日用而不知乃正所以存仁義也此孟子所以不稱伏羲氏而稱堯舜也

章指言人與禽獸俱含天氣就利避害其間不希衆人皆然君子則否聖人超絕識仁義之生於己也**疏**人與至不希○正義曰白虎通禮樂篇云人無不含天地之氣有五常之性者漢書匈奴傳孝文後二年遺匈奴書云下及魚鼈上及飛鳥跂行喙息蠕動之類莫不就安利避危殆

孟子曰禹惡旨酒而好善言**注**旨酒美酒也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書曰禹拜讜言**疏**注旨酒至讜言○正義曰戰國策魏策云梁王魏嬰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避席擇言曰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引書詳見公孫丑篇

湯執中立賢無方**注**執中正之道惟賢速立

之不問其從何方來舉伊尹以爲相也

疏 注執中至相也○正義曰禮記檀弓云左右就養無方內則云博學無方注皆云方常也荀子臣道篇云應卒遇變齊給如響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注云齊疾也應事而至謂之給夫卒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無方無常也待之無常謂之不滯於一隅也此以無常爲不滯於一隅則兼方所之義言之論語八佾篇云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此方固指方所而鄭氏亦訓爲有常趙氏以無方爲不問其從何方來是以方爲方所之方云惟賢速立之即荀子應卒遇變齊給如響之謂是樂以無方爲無常矣蓋執中無權猶執一之害道惟賢則立而無常法乃中上執中之有權無方常如鄭氏注之爲無常也史記殷本紀云伊尹欲干湯而無由乃爲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悅湯致於王道趙氏引伊尹似謂自媵臣保伍中升之仍無常之謂也越絕書外傳枕中篇云湯執其中和舉伊尹收天下雄儁之士此即本孟子此言而衍之以執中爲執中和以無方爲收天下雄儁之士亦以無方所言與趙氏同

文王

視民如傷望道而未之見【注】視民如傷者痛容不動擾也望道而未至殷錄未盡尚有賢臣道未得至故望而不致誅於紂也【疏】注視民至擾也○正義曰周氏廣業孟子章指攷證云左傳逢滑曰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是其福也杜注如傷恐驚動趙注痛容不動擾也○正合按呂氏春秋分職篇云天寒起役恐傷民注云傷病也文王視民如有疾病凡有疾病之人不可動擾故如傷爲不動擾因不動擾故痛容不急迫也○注望道至紂也○正義曰漢書司馬相如傳子虛賦云先生又見客顏師古注云見猶至也白虎通歷述帝王之號自伏羲定人道祝融屬續三皇之道顓頊專正天人之道舜能推信堯道夏者大也明當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當爲中和之道也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無所不至也又云王者受命質家言天命己使己誅無道趙氏之意謂紂無道誅之所以致道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望道而未至道卽命也天命己在文王而不代殷有天下也近時通解有二一謂文

王以紂在上望天下有治道而未之見此仍趙氏義而稍變者也一讀而爲如謂文王愛民無已未傷如傷望道心切見如未見也

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注泄狎邇近也不泄狎近賢不遺忘遠善近謂朝臣遠謂諸侯也疏注泄狎至侯也○正義曰方言云媟狎也說文女部云媟嬻也荀子榮辱篇云橋泄者人之殃也注云泄與媟同泄本發洩之洩通於媟故以狎釋之也邇近爾雅釋詁文說文辵部云遺亡也心部云忘不識也詩邶風綠衣曷維其亡箋云亡之言忘也是忘卽遺亡也武王以太公望爲師周公旦爲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說苑載其問太公賈子新書載其問王子旦問鬻子管子載其問癸度觀兵孟津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栗此皆不泄邇之事也是邇謂朝臣也牧誓告友邦冢君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大傳言牧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稷奠于牧室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史記言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物封先聖王之後封功臣謀士此皆不忘

遠之事也是遠謂諸侯也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
仰而思之夜以繼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注三王三
代之王也四事禹湯文武所行事也不合己行有不
合也仰而思之參諸天也坐以待旦言欲急施之也
疏周公至待旦○正義曰細審此章之指云兼三王
明三王不相沿襲可知也云其有不合仰而思之
則所以通變神化可知也禹承堯舜之後天下又安
則易生驕泆故惡旨酒好善言以通其變夏之末必
各執偏意而用人拘以資格故湯執中立賢無方以
通其變商紂之初民傷己極而天眷未更故文王但
愛民以輔救之守臣節以帥天下諸侯則所以通其
變於湯之放桀也武王時紂益無道故不泄邇不忘
遠修己以安天下則所以通其變於文王之服事也
凡三王之事皆各有合至周公相成王成文武之德
其時又異於禹湯文王之時則所以合不合者非思
莫得也三王四事先王之法也有不合則思所爲以

道揆也堯舜以通變神化治天下爲萬世法孟子歷述禹湯文武周公以明之皆法堯舜之變通神化者也江氏聲尚書集注音疏云孟子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伏生大傳則云周公兼思三王之道以施於春秋冬夏據此則孟子所言三王謂天地人三統四事謂四時之事是則帝王出政必參乎三才合乎四時按參三才合四時亦損益通變之義○注己行有不合也○正義曰阮氏元校勘記云己行有不合世岳本廖本孔本攷文古本同閩監毛三本世作者韓本作也韓本是也○注仰而思之參諸天也○正義曰易繫辭傳云仰則觀象於天詩大雅雲漢云瞻仰昊天列子黃帝篇云中道仰天而歎故以仰爲參諸天按自下望上爲仰自後觀前亦爲仰此仰思蓋即謂仰舉三王之事而思其合也

章指言周公能思三王之道以輔成王太平之隆禮樂之備蓋由此也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注王者

謂聖王也太平道衰王迹止息頌聲不作故詩亡春秋撥亂作於衰世也

【疏】王者至秋作○正義曰顧氏棟高春秋大事表王迹拾遺序云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東遷以後政教號令不行於天下然當春秋初年聲靈猶未盡泯也鄭伯虢公爲王左右卿士鄭據虎牢之險虢有桃林之塞左提右挈儼然三輔雄封其時賦車萬乘諸侯猶待假王號令以征伐與國故鄭以王師伐郕秦借王師伐魏二郕本附庸也進爵而爲子滕薛杞本列侯也降爵而爲子伯列國之卿猶請命於天子諸侯之娶猶不敢僭同於夫人虎牢已兼并於鄭仍奪之還王朝曲沃以支子篡宗赫然興師而致討衛朔逆命子突救衛書王人樊皮叛王虢公奉命誅不服庶幾得命德討罪興滅繼絕之義然鄭以懿親而且交質矣曲沃之伐不懼無功日後荀賈且爲晉所滅甚至射王中肩列國無爲王敵愾者而僖王之世命曲沃爲晉侯貪寵賂獎篡弑三綱盡矣嗣後王室益微迨至晉滅虢而襄王復以溫原賜晉舉崤函之險因河內之殷實悉舉而畀諸他人自是

王朝不復能出一旅與初年聲勢大異矣以文武成康維持鞏固之天下而陵夷衰微至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惠襄以後世有兄弟之難子頹子帶子朝迭亂王室數數勤諸侯之師蓋齊家之道有闕政本不脩皇綱陵遲君子閔焉獨能憑藉先靈稱述祖制折服強暴若襄王拒請隧定王詰鞏伯而王孫滿以片言卻強楚於近郊之外譬之以太阿授人而欲以朽索控跅弛之馬嗚乎其難哉楊氏椿與顧棟高書云竊嘗論春秋家之弊在於賤霸謂春秋專治桓文之罪桓文時天命未改周室已衰陵夷至於敬王然後王迹熄者桓文之力也故孔子仁管仲而正齊桓孟子生戰國王者之不作已久生民之憔悴已甚齊宣有其地有其民而不行王政僅僅以桓文爲問故孟子斥之爲不足道耳要之桓文正未可輕貶者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其事則齊桓晉文蓋自隱五年王師伐翼伐曲沃至莊六年救衛未嘗無征伐之事而是非倒置莒怒失常故號令不行每戰輒敗莊十四年諸侯伐宋齊桓請師於周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自是大盟會大征伐必皆請王人主之諸侯亦遂無敢抗者定四年劉子會

召陵而後成桓公之會侯鄭單平公之會黃池皆不
復見於經蓋霸者之事即王者之迹霸者亡而王迹
熄矣顧氏鎮虞東學詩迹熄詩亡說云孟子歷叙羣
聖之事而以孔子作春秋繼之迹熄詩亡著明所以
作春秋之義蓋自鄭康成有不能復雅之云而范甯
序穀梁遂謂列黍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然考趙
岐注孟子則曰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
亡是漢儒原立兩義後世鄭學盛行遂遺趙說李迂
仲兼而存之古義略具愚竊以爲所欲究者王迹耳
王者之迹何預於詩春秋之作何預於迹此義不明
則不獨黍離降風支離莫據即迂仲諸說亦可存而
不論蓋王者之政莫大於巡守述職巡守則天子采
風述職則諸侯貢俗太史陳之以考其得失而慶讓
行焉所謂迹也自厲以來雖經板蕩而南田東狩爲
芾來同捷伐震於徐方疆理及乎南海中興之迹爛
然著明二雅之篇可考焉洎乎東遷而天子不省方
諸侯不入覲慶讓不行而陳詩之典廢所謂迹熄而
詩亡也孔子傷之不得已而托春秋以彰袞鉞所以
存王迹于筆削之文而非進春秋於國風雅之後詩者
風雅頌之總名無容舉彼遺此若疑於國風多錄東周

魯頌亦當僖世則愚謂詩之存亡繫於王迹之熄與不熄不繫於本書之有與無也趙氏佑溫故錄云注太平道衰王迹止熄頌聲不作故詩亡不用雅亡風降之說獨爲正大而向來罕述之者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注此三大國史記之名異乘者興於田賦乘馬之事因以爲名檮杌者嚚凶之類興於記惡之戒因以爲名春秋以二始舉四時記萬事之名其事則五伯所理也桓文五伯之盛者故舉之其文史記之文也孔子自謂竊取之以爲素王也孔子人臣不受君命私作之故言竊亦聖人之謙辭疏晉之至之矣○正義曰萬氏斯大學春秋隨筆云春秋書弑君誅亂賊也然而趙盾

崔杼之事時史亦直載其名安見亂賊之懼獨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曰孟子言之矣春秋之文則史也其義則孔子取之諸史無義而春秋有義也義有變有因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春秋書之曰衛侯衎出奔此以變爲義者也晉史書曰趙盾弑其君春秋亦曰趙盾弑其君齊史書曰崔杼弑其君春秋亦曰崔杼弑其君此以因爲義者也因與變相參斯有美必著無惡不顯三綱以明人道斯立春秋之義遂與天地同功彼董狐南史左氏傳春秋而獲存晉乘楚檮杌孟子論春秋而幸及當時則書久則亡焉懼在春秋而不在諸史有由然也雖然以盾杼之姦惡齊晉得以名赴春秋得以名書賴史官之直筆也使晉宋吳莒之弑逆得董狐南史其人則書必以名赴必以實鮑與庚輿必不書人書偃僂光必不稱國良史又曷可少哉按昭公十二年公羊傳引孔子之言云春秋之信史也其序則齊桓晉文其會則主會者爲之也其詞則某有罪焉爾此與孟子所述略同其云有罪者則括知我罪我之言何休注云其貶絕譏刺之辭有所失者是某之罪與趙氏注罪我

爲時人見彈貶者義同公羊氏以此當其義則義指貶刺撥亂可知孟子述孔子之言特指出義字義者宜也舜之所察周公之所思皆此義利者義之和變而通之以盡利察於民之故乃能變通即舜之察於人倫也天下何思何慮天下同歸而殊途百致而一慮精義入神以致用即周公之思兼三王也舜察之故由仁義行而不行仁義周公思之故知其有不合而兼三王孔子當迹熄詩亡之後作春秋以撥亂反正亦由察之思之而知其義也舜以王周公以相所變通在行在施孔子不得位所變通在言亦變通趨時之妙也○注此三至誣辭爾○正義曰杜預春秋序云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紀遠近別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孔氏正義云昭二年韓起聘魯稱見魯春秋外傳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云羊舌肸習於春秋楚語申叔時論傳太子之法云教之以春秋禮坊記曰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經解曰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凡此諸文所說皆在孔子之前則知未脩之前舊有春秋之目據周世法則每國有史

記當同名春秋按墨子言稱吾見百國春秋又云著在周之春秋著在燕之春秋著在宋之春秋著在齊之春秋則孔氏以爲同名春秋似矣乃孟子於晉楚明舉乘檮杌兩名故趙氏以爲三大國史記之名異孔氏春秋正義又云春秋是其大名晉楚私立別號魯無別號故守其本名是也乘乘是兵車之名管子書亦有乘馬篇乘馬乘馬數問乘馬等篇本以一乘四馬廣及陰陽地里農耕國筴之事晉史之名乘或亦同之興于此謂作于此也文公十八年左傳云顓頊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舍之則嚚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天下之民謂之檮杌賈逵注云檮杌凶頑無儔匹之貌是檮杌爲鬬凶之類史記以檮杌名亦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之例故云興於記惡之戒說文木部作檮柮云斷木也引春秋傳國語周語云商之興也檮杌次於丕山注云檮杌鯀也服虔引神異經云檮杌狀似虎毫長二尺人面虎足猪牙尾長丈八尺能鬬不退音義云乘丁音剩云晉名春秋爲乘者取其善惡無不載檮杌惡獸名也楚謂春秋爲檮杌者在記惡而興善也惡獸本服虔假獸之惡人之惡爲戒其義亦同惟檮杌皆從木則爲斷木之定名

說文頁部云頑梱頭也木部云梱梡木未析也梡梱木薪也析破木也安薪有析者有不析者其未析者名梡即名梱縱破爲析横斷爲檮杌斷而未析其頭則名頑是檮杌即頑之名因其頑假斷木之名以名之爲檮杌亦戒惡之意也孔氏春秋正義云年有四時不可徧舉四字以爲書號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二字以爲所記之名春先於夏秋先於冬舉先可以及後言以春足以見冬故舉二字以包四時也四時內一切萬物生植孕育盡在其中春秋之書無物不包無物不記賈逵云取法陰陽之中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賀道養云春貴陽之始秋取陰之初趙氏言二始舉四時二始仲春爲陽始秋爲陰始舉謂包衆即舉春秋以包冬夏也記萬事之名即所謂無物不記也董仲舒對策云孔子作春秋先正王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趙氏名記萬事之名以爲素王王亦本此爲說也素王詳見滕文公篇呂氏春秋知士篇云孟嘗君竊以諫靜郭君高誘注云竊私也故以竊取爲私作何休以孔子稱有罪爲聖人德盛尚謙故自名論語述而篇言竊比於我老彭亦自謙之辭此云某竊取之既自名又稱竊故云亦聖

人之謙辭也

章指言詩可以言頌詠太平時無所詠春秋乃興假史記之文孔子正之以匡邪也疏詩可以言頌詠太平ゝ正義曰毛詩序云發言爲詩又云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宣公十五年公羊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矣注云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注澤者滋潤之澤大德大凶流及後世自高祖至元孫善惡之氣乃斷故曰五世而斬疏注澤者至而斬○正義曰說文水部云澤光潤也毛詩小雅節南山國既卒斬傳云斬斷也趙氏以君子爲大德小人爲大凶其善惡之氣流于後世猶水之潤澤近時通解以君子爲聖賢在位者小人爲聖賢不在位者

予未得爲孔子

徒也予私淑諸人也【注】予我也我未得為孔子門徒也淑善也我私善之於賢人耳蓋恨其不得學於大聖也【疏】注予我至人也○正義曰予我淑善皆爾雅釋詁文江氏永羣經補義云孟子言予私淑諸人人謂子思之徒是孟子與子思年不相接孔叢子有孟子子思問答語不足信

章指言五世一體上下通流君子小人斬各有時企以高山跌以陷汙是以孟子恨不及乎仲尼也【疏】跌以陷汙○正義曰方言云跌蹷也漢書晁錯傳云跌而不振注云跌足失據也又楊雄傳解嘲云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注云跌足失蹈也

孟子正義卷十六終

孫授易詩校字